

新譯偵探小說

剖腦記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4086

家 庭 必 備 衛 生 治 療 新 書

洋 裝 布 面 金 字 定 價 大 洋 一 元

社 會 文 化 日 進。衛 生 尤 爲 重 要。況 近 來
傳 染 病 發 生 愈 多。凡 家 庭 防 病 治 病 之
方 法。宜 人 人 略 知 大 意。庶 不 至 倉 卒 誤
事。本 館 特 編 是 書。搜 集 東 西 名 著。門 分
類 別。區 爲 衛 生 治 療 二 篇。以 備 家 庭 普
通 衛 生 及 應 急 時 檢 查 之 用。凡 欲 享 家
屬 康 健 之 幸 福 者。不 可 不 各 置 一 編 也。

剖腦記目次

- 第一章 白泥邇氏宅
- 第二章 無名之尸
- 第三章 包威廉
- 第四章 梅思蘭之臆料
- 第五章 皮各密探
- 第六章 骨髓之官
- 第七章 包威廉與皮各之角智
- 第八章 訊證人
- 第九章 官報
- 第十章 情書
- 第十一章 包威廉與皮各再會

前 腦 記 目 次

第十二章 被逮

第十三章 獄中

第十四章 拒婚

第十五章 奏樂

第十六章 鑄情

第十七章 夜遁

第十八章 口供

第十九章 審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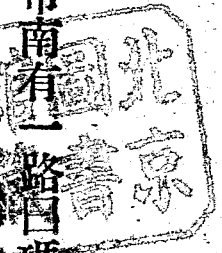
第二十章 偵探之言

第二十一章 結局

剖腦記

第一章 白泥邇氏宅

巴黎之野。一市曰瑪穴。與華雅市爲鄰。市南有一路曰瑪瑙。當瑪穴之市尾。一冷僻之區也。有屋二十餘椽。而第十三號最簡陋。其址既隘。構築亦粗較夫。左右鄰者。廣廈渠渠。不啻霄壤之判焉。顧室雖小。而內外聖飾。光潔無倫。牆壁時施丹雘。視之與新築無異。室凡四層。層各三窗。以納日光及空氣。望衡對宇者。有德芳旅館。稅居多外國人。或性好幽寂之士。路中無車馬喧。門前冷落。宛然一窮鄉僻巷也。自日達暮。或不遇一車一馬。卽最盛之日。輪蹄未嘗過十數。其荒寂可想見矣。第十三號門甚隘。入室一幽暗之小客座在焉。此座卽居



停夫婦二人所棲。垂二十餘年。夫一老翁。少壯時曾爲軍人。今則頹唐已甚。媪年雖六十。而目光頗銳。腰脚尙健。全家之得享清福。實惟媪是賴。卽所謂白泥邇夫婦是也。凡稅居是室者四。在下層者曰馬。且少壯時亦爲軍人。曾得甲必丹之職。色白特布之役。爲敵兵砍去一手。及歸老。國家賞以銀牌。歲給撫息金甚厚。頗足自給。此叟以娛老爲宗旨。每食已。輒散步於華雅。以資運動。凡膳。午膳託居停供給。晚膳則在右鄰一酒肆中。飯罷無事。登茶樓。與老友評世事。以爲常。友皆疇昔共事之老士卒也。鐘九下。乃歸就寢。及門。輒與白翁行軍人禮。數年如一日。卽歸來時刻。未嘗或爽云。二層稅居者。名賽畢。西亦挈妻共處。性情和藹。年各七十餘矣。賽翁蓋以財政官致仕隱居。

亦得國家養老之費。數雖無幾。而夫婦節儉自奉。尙有餘資。可備賓客宴飲。三層本無居者。有之。則自四月以前始。其人爲一美貌名姝。小字貝納。初至之日。白夫人頗不之悅。蓋彼相宅時。素衣悲楚。殆類新孀者。而於眉目間。一望卽知其久孕。行將分娩。白夫人思之。以爲年少而美。鬻坼在邇。則清寂之宅。將自此多事。不可復耐。故甚不謂然。欲不之允。則又經牧師告語。謂女無他。且新寡。夫人始憐而許之。貝納遂居白氏宅。迄今數月。白夫人見其性情和藹。且喜寂靜。大異流俗。又數月中。從無一人造訪。擾及居人者。遂大相愛敬。恨相得之晚。禍作之前六日。貝納產一女。報告於教士。教士遣看護婦來。亦無他異。其樓之最上一層。即第四層則半爲白氏庫房。半由郵局寫字人稅。

駕名戴梭歸時甚少。每星期不過二三度。餘時俱在郵局。其歸也無定時。恆在夜深後。故外戶終宵不閉。以待其至。內戶則白夫人司啟閉焉。戴梭款門有定法。先按鈴三次。更以指擊窗門二下。居停主人習知之。以手引牀前之繩。則門自闢。而登樓時。僅有一梯。梯在主人所居之室右。此室內大略情形也。瑪瑙路。旣最清寂。白泥邇家。尤爲清寂。第一自貝納生女。略有更改。然白夫人猶未介懷也。當貝納臨褥時。方樂爲奔走。効力若婢媪。然亦若至戚。然夜深就枕。尙必一至貝納室。問其有無事。相囑曰。無矣。方敢歸寢。生子越六日。三月十三日也。貝納寒熱間作。白夫人於就寢時。仍往省問。詰旦。夫人味爽而興。與平日無異。方啓扉。納送牛乳者。忽聞賽畢西呼聲。疾起登樓。試

一探望甫及二層樓梯忽却步不前駭視失色良久不能聲蓋第三層樓梯上赫然一死人方臥於血泊中夫人詫愕久之方能言語呼曰甲必丹白泥邇速來二人聞聲至甲必丹俯視而言曰是人絕無生氣矣言已解死者衣驗之且曰死已久肢體冷矣此必係爲人所謀殺吾敢斷言之白夫人驚曰果爲人謀殺乎馬且曰然吾審之見其身受二刃而死也斯時死者一足觸於梯左之欄邊首則頽臥第一級梯上右頸一傷似甚淺俯驗之知己失血小腹一傷較右頸爲重甲必丹馬且稍稍舉尸諦察之刀固尙刺腹中也刀甚長悉陷體中外僅露一柄而已

第二章 無名之尸

白泥邇氏宅中之。髮已斑白。揣其年約六十餘。體肥碩而修偉。計五尺六七寸。衣服爲中等社會。居停夫婦甲必丹。及致仕之財政官。俱莫識其誰何。不勝駭異。主婦曰。昨日之夜。惟戴梭歸較遲。爲時已十一下鐘。其款門法亦與平日無稍異。此外無他人至者。不識此尸何來。正環觀間。忽聞一婦人問曰。是何新聞。衆視之。則貝納之看護婦也。以貝納病寒熱。故早來。馬旦遂以事語看護婦。并囑勿白貝納。恐渠聞而驚恐。益增他病也。復謂白泥邇曰。主人速以事白警察。余且至戴梭房中。以事告之。白泥邇曰。善。當卽去。又問曰。今將暫置此尸於何地乎。馬旦曰。不宜移動。須留俟警察驗視也。越五分鐘間。白泥邇已報警察。歸見馬旦。問戴梭何言。馬旦曰。戴梭殊怪。不在寢室。吾又

見其鑰匙不置牀下。乃置鎖上。覘其榻。似無睡過痕迹。以是知其昨夜之未歸也。白夫人曰。否。昨宵吾聞款門。親啟扉納之。何言無有。馬且曰。是不難喻。夫人所納者。殆卽惡人耳。白泥邇聞言。大懼失色。歎曰。噫。事誠可畏。事誠可畏。又越二十分鐘。警察長梅思蘭已至。梅爲人熱心公益。學識亦深細。聞耗。偕一醫生一書記馳至。旣入室。卽命白泥邇閉戶。勿令外人入。亦不許室中人出。時四鄰尙未周知。故無他人窺覘者。梅乃與醫者登樓驗尸。醫者悉心檢察。拔出凶刀。且弛其衣。審視傷痕。知小腹刀傷。自左刺入。深二十生的。適當大血脈。管已爲所斷。致失血暈厥而死。警察長命書記一一錄之。凡尸身位置及形狀。靡有遺。遂探視死者衣中。搜檢信件。迄無所獲。惟得金法郎。

二百餘枚銀法郎數枚。由是可知其非死於謀財。否則決無重金尙留囊中故也。外有時計一發機已損。不復能動。視之。正指十二時。又三十五分。意必是時。仆地撞損。其中之機件。遂致不能行動耳。以此可決其死於十二時後。證以醫生言。亦相脗合。白夫人憮然曰。昨晚余聞款門時。正當十一下鐘。其聲竟與戴梭同。故絕不疑而納之。不意其爲匪人也。警察長旣聆諸人言。卽使貝納之看護婦往詢貝納。夜來聞有聲響否。貝納曰。妾以二豎爲災。意殊枯寂。就枕絕早。又徹夜未醒。初不聞何種聲響。今晨看護婦入室。方被喚醒。故一無所知。讀者須知第十三號之舍宇製作。又絕奇特。入房就寢之後。外間之聲響不能達內。而室內有事。室外人亦不能聞之。貝納居房中。夜間

卽醒亦未必聞其聲也。至於戴梭則咸以其昨夜留巴黎必無歸家之事。梅思蘭乃命書記往探戴梭消息。又命人將此無名之尸移置僻處。遂與甲必丹白泥邇拾級登樓。一一探視。恐兇犯尙匿室中。可便拘獲。方登樓時。梅思蘭以彈實槍中。備與兇犯攻擊。甲必丹見之亦執械以從。至第三層。意恐驚貝納不入其室。且緩步徐行。弗欲令病者聞履聲。而生厭惡心。行次。梅思蘭警察長忽止立。指壁間一血痕。語甲必丹馬且曰。視此痕迹。其高正與死人等。審視之。乃二指所印者。就此血痕解說有二。一爲死者當逃命時。以手扶牆而奔。其手先爲血污。遂致留血痕於此壁。一爲凶犯當逐仇人時。以一手扶壁。一手牽死者之衣。弗令遁去。而手已染血。故遺此痕。事雖纖小。然老

而更事多之偵探確能辨之。又於地上拾得一布衣白翁識爲貝納物。謂前日猶見其懸拖上胡爲遺。此警察長曰。或在三層樓鬪毆。遂至遺此。又徧察之。舍壁間血痕。與此布衣外別無他物動疑者。殊莫明其故。旋更至第四層。警察長命甲必丹守庫房門外。已與白主人入戴梭房中。不見有人。窗戶緊閉。煙突亦窄小。雖幼孩弗能容。知主犯必非由此遁者。又房中各物皆有秩序。無紊亂之迹。牀上並無睡痕。惟一椅位置稍乖。似有人移動者。其狀如坐者驟起。致動椅足。桌上紙亦散亂。又一紙落於地。與戴梭平日布置略有不同。外此別無可疑。周視畢。梅思蘭曰。余於此室實無所得。門之所以弗鎖者。殆一時疏忽故耳。於是復至庫房中察之。亦無迹兆。乃相將下樓。則書記

官已返。詢其狀。則言局中人皆云。戴昨宵因公事。奉遣往波濤埠。尙未歸。返期須在明日。云云。書記又引工役二名。運尸車一輛。以便遷尸。他往。俄又聞門外剝啄聲。則辯護士及其書記至矣。梅思蘭詳述所事。且偕之徧閱適所檢處。畢。辯護士謂梅思蘭曰。君所爲殊周密。今當不復有他事。惟請速移尸至莫哥。以報告呈我。我將立與邑令商辦此事。言訖辭去。尸既入運尸車。警察長卽命詳錄檢尸狀於尸牒上。名曰莫哥收尸牒。文曰。『余巴黎警察長罷伯路易梅思蘭奉職阿生那省。命莫哥驗尸所收入此男尸。死者年約六十。身長一邁當。又六十四生的邁當。髮灰色。額高出面部。鼻正。目蔚藍。眉棕黃。身有二傷。一在右頸。一在小腹。衣黑色背心。棕色外套。又黑領帶及革

履等物。身有L R字樣。卽三月四號瑪瑙路第十三號發見之尸。此其詳細情形也。茲將殺人凶器及死者身間之物。若金銀時計等。一并奉納。請書記員檢收之。運尸者二人。勒虎與布直是也。警察長事畢。又命白泥邇隨時留意。察捕兇犯。遂偕書記官及醫生去。是時運尸車已起行。白氏宅遭此奇變。人人恐懼。不知所措。蓋以官吏苟無術破此案。則必借莫須有。三字。冤及宅中人。故人人自危也。惟貝納抱恙。不知其詳。繼而雖略痊。未健復。不能行動。但終日偃臥牀榻間而已。看護婦見其不樂。輒慰藉之。貝納則恒鬱鬱不能釋。又常抱置其女於懷。流淚不止。如珠如綆。自頰下滴。其女面目間。見者憐之。咸謂其以淚浴孩也。顧事漸爲人知。室外人且惶惑莫解。無論門以。

內矣。時鄰人既見官長入室。已大奇駭。及見運尸車入。尤大怪異。然因門閉。不納閒人。無由窺詢。但擁集門外。愈久愈多。移時。衆微聞其事。尸出。繞而窺覘者。尙有數十百人。雖經白翁解說。偵探嚴察。足遣散之。而來者仍遠立不去。直至亭午未已。白泥邇無如之何。乃緊閉其門。又杜其窗。深恐人語喧譁。擾其清寂之家。規云。

第三章 包威廉

環白泥邇氏宅而觀者。以德芳旅館中人爲多。有客年可三十許。眉目秀偉。威而不露。察其狀。頗關心。宅中人語似較衆人之欲知此案詳情爲更切者。久立門外。不與人對談。亦不屑以事詢他人。伊何人。包其姓。威廉。其名或誤。以爲英種實則美利堅產也。稅寓德芳旅館。

未及匝月。蓋新自他國來者。居館之下層。臨窗橫眺。則可望見衢路。意至得也。若其所以至法與寓此僻地之故。則莫或之知其一舉動。一言語。皆非旁人所能擬議。卽旅館主人亦止見其日暮出入與外形之作爲。究不審其中底蘊。更無論他人矣。而尤奇者。平時未嘗有一函札之往返。一友人之造訪。但時時外出信宿。不歸亦不識其所之。其視財物則慷慨無所吝。而其購物也更絕不與負販者議值。朝達暮無喜色。亦無憂容。逆旅主人初亦絮絮訪其蹤跡。客不之答。遂不復敢根究。蓋恐徒取辱也。三月四日。包旣雜衆中。竊聽白泥邇氏室中事。但聞人語云。兇器尙陷死者體中。行將移莫哥驗之。客聞而微笑。若有所悟者。遂歸旅館。啟扉入室。旋閉室中爲兩椽。一書齋。

一寢室。而與鄰室僅片板之隔。板壁置門。門久鍵。門隙黏紙。防互相窺伺也。包走至壁間。揭去一紙。竊聽。移時。又微笑。頷其首。似賞己所揣測之。不謬。已復鍵戶。出向華雅而行。見馬車。賃其一。謂御者曰。爲我驅往莫哥。御者頗以爲異。顧亦無言。疾馳而行。斯須已至。包自窗櫺窺一室。見中有尸骸。置石榻上。蓋備驗察者。數人正從事其中。旁列一少婦尸。首爲城堰壓碎。又一幼孩。爲車所傷。至其他種切暴卒之尸。難更僕數。皆裸無寸縷。衣履懸其側。以備尸親認取。包威廉畧一寓目。知己所欲覘者。尙未運至此室也。乃入右一室。室門楣懸榜。曰書記員。一門者坐門下。邏守之。命啟門。乃入。旋至一幽靜之所。陳設精妙。鍵鑰嚴密。較陳尸室有霄壤之別。中坐三書記。正作綠皮書。

包威廉見有公事。卽趨近。又一人前行禮。且曰。僕此來欲見書記官。望代稟白。忽一人自後至。對曰。僕卽書記官也。包聞其語聲洪朗。肅然起敬。視之年可五十許。眉目莊肅。衣黑。衣黑。領上綴寶石一。包進而與之行禮。謂之曰。公已閱瑪瑙路新至之尸牒否。書記官曰。余閱悉矣。曰。僕聞此人無尸親。以故來。或竟爲僕所知。未可定也。言訖。出懷中刺獻之。書記官取閱。殊未稔。不勝怪異。謂曰。先生來此。僕可導先生一覘此尸。遂相將至陳尸室中。門者一人。年約二十四五。肩方而高。二目橫視。衣灰色衣。與衆人異。每日必以定時至此。守諸尸。甫及門。書記官發一暗記。門者卽啟門。導入。包威廉略一覘察。問驗尸時外人可與觀乎。書記官曰。驗尸及解剖等事。惟醫生主之。甚秘密。

外人不得參觀也。卽余亦不得入此室。包威廉曰。然斯事重大。誠當秘密。已而又至一室。中列錫箱七。書記指謂包曰。此藏尸箱也。啟其一示之。已旬日而皮肉猶如新死者。蓋注以防腐之藥水。故歷久不壞。書記官又言曩者一切尸體。皆無蔽蓋物。頗爲不雅。鄙人始請諸醫官大維智。使行此法。自是以來。莫哥乃得有此進步。言時狀頗自得。旋又稱尸身皆有號數。及尸親認領時。但啟所欲見之尸。以相示。而不及其他。至親屬遷葬。毫無惡臭。足下今日已親見之。吾國保尸之法。其妙若是。苟將錫箱緊閉。入此室者。幾不知爲藏尸所也。時一孩尸。方陳案間。待醫生驗閱。以判定其爲出胎前死。抑產後方死。云旋又過一室。殊燥潔。用燥死者衣。至總門下。見攝影器械。一運尸車。

一書記指之曰。苟過期而無人認取。則攝尸影。然後葬之。若死者爲人殺害。卽於入門時。攝數影。付醫生驗之。是處一尸。卽包所欲觀者。適攝其影。光線絕佳。正對尸身。包注目良久。書記從旁問曰。是尸先生果識之耶。包曰。然。卽余所訪之人也。吾今將有所陳說。例得向阿誰言之。書記曰。請先語我。而後轉告於警察長。包曰。雖然。僕於死者姓名。尙未探悉。第識其居址而已。若搜其室。或可得之。吾意室中必有函札。與彼死亡大有關係。或可因是而得罪犯之所在。先生以爲何如。書記曰。誠如是。則君請白於警察長。梅思蘭包曰。諾。謝君惠。僕今便往覓之。遂摘冠而別。欲自大門出。書記官止之曰。此門爲死者設。非以通賓客。恕余阻。先生請仍由辦事室出也。語畢。導之行。過守

門者之側。包目門者。謂書記曰。此人殊貧苦。吾欲賜金少許。贍之可乎。書記曰。可。然彼未嘗受人之賜。今得此。必深感謝。持歸示其家人。以爲榮幸。彼固有子女四五人之多也。包曰。彼殆居近鄰者。書記曰。否。所居距此殊遠。乃在高門。包遂告別。門者啟扉出之。包以二十法郎相授。輕語之曰。今晚九時。與吾子會於繁退散路。某酒肆。將厚贈汝。較此至四倍之多。此語幸勿忘。且慎勿洩。門者怪異。不敢答。惟熟視客之前後。上下。以目相送而已。蓋客所贈者。已值彼一禮拜之俸金矣。包去已遠。而彼尙驚訝不置云。

第四章 梅思蘭之臆料

威廉出驗屍所。仍乘馬車。至警察署。得見梅思蘭。寒暄已。坦然語之。

曰。僕乃德芳旅館之過客。所處適當瑪瑙路第十三號前。今晨甫醒。聞街前人聲鼎沸。出視之。始知一老者。不知爲誰。何所刃斃。死處卽第十三號室中也。余竊以爲當係某君。及往莫哥探之。果不謬。余至時。方陳尸攝影。左右前後各見真相。故余視之甚悉。絕無稍誤。梅思蘭聞包威廉言異之。目注視者良久。以爲吾囑彼等秘此事。彼烏知之。且若是其稔。殆必有故意。頗疑包。目灼灼熟視不已。覘態度。察神色。此蓋包探家之故智也。然包威廉亦智士。見此情狀。早喻其意。特笑而不言。續譎之曰。余在莫哥見死者。實卽吾所擬之人。而與鄙人同宿一旅館中之客也。曩與此人相值者屢矣。或於膳堂。或於門外。一月以來。殆不下二十餘次。彼蓋卽稅居於予之鄰室。梅思蘭曰。足

下知死者何名。包曰：殊弗審。梅思蘭曰：足下大名，請賜教。包曰：僕名包威廉，原籍美利堅。梅曰：謝君。此事今移邑宰辦理矣。余將以君言代達。包曰：善。願爲足下効力。君若以僕此來爲有益於君者，則僕尙有所求於君。君允我乎？梅曰：君將何求？包曰：余所求於君者，非他。即許余往十三號一行耳。梅聞言，更異之急，欲知其意。乃曰：君所期者，細事耳。僕何敢相違。僕今欲先至德芳旅館，一搜死者之室。事訖，即偕君往。君以爲何如？又曰：客恕我。今尙有要事，欲作一短札致友人。隨卽偕君行矣。包聞言，暗哂其所爲，漫應之曰：諾。梅遂取筆作函。函曰：「特洛德先生足下。見字請卽遣一精幹之偵探，至瑪瑙路偵隨。與余同自第十三號出者，必如形影之不相離。慎勿失彼蹤跡。是人

自稱居第十三號對門之德芳旅館中。此後如何。不得而知。有勞足下爲之注意。』云云。書畢。付僕。命卽時齎去。心頗自喜。笑謂包曰。便移玉趾。如何。客曰。諾。又曰。僕有馬車。共載而往。可乎。梅曰。謝盛意。足下惠我良多。吾將偕書記行。客曰。諾。遂出。包請梅先登車。然後與書記共登車。行甚速。少選。已至。包偕梅思蘭及書記入德芳旅館。適衆方噓談。見包偕警察長入。不勝驚愕。主人出迎。警察長謂之曰。僕此間警察長也。欲搜索貴館某客室。故來此。主人誤以爲卽搜包威廉室也。以目視包。包知其意。急語之曰。否。否。主人非予室也。初。逆旅主人以包威廉形迹詭異。不勝疑慮。及聞包威廉言。則更怪訝。遂問搜誰何之室。望速告我。以祛疑惑。梅曰。余來非欲搜此君室也。館中。

之客。昨夕未歸者。爲誰。願往啟其戶。俾我得迅速從事。主人曰。豈戴作施其人乎。彼昨夜固未歸也。小人殊不以爲異。實相告彼之不歸。已屢見不一見矣。梅曰。然則第十三號夜間被殺之人。即名戴作施乎。主人驚曰。焉有斯事。梅曰。已無疑義。因指包威廉曰。客曾至莫哥相其戶。謂無誤。惟未識其名。故鄙人特來搜其室耳。彼蹤跡殊怪異。主人想不及知。主人曰。唯。警察長請往第七號一行。此卽其居室也。遂手攜鑰。偕梅等往啟戶。警察長召主人同入曰。來來。僕欲當吾子之前察之。主人乃入。包威廉因未得警察長之命。不敢擅進。已而警察長恐其遁去。亦遂延之入。包威廉知其意。含笑走入室中。見無特別可異之處。一切器物均甚有序。秩然不紊。惟臥榻獨否。桌上列新

聞紙多葉。中一紙係昨日晚報。包心頗注重。而梅思蘭則藐視之。毫不加意。似不以新聞紙爲有關係者。梅思蘭忽發見一小匣。絕不扁鎖。探之中有巾帕之屬。無函札。乃取巾帕。問逆旅主人曰。先生適言居此室者之名。主人對曰。然戴作施。梅曰。此非眞姓名也。繡此巾上者爲「施」二字。並非戴作施三字之文法。主人曰。吾殊不知。客但自稱戴作施耳。梅曰。客來時。未以其護照示主人乎。主人不見其來往之信件乎。抑所用之名皆爲戴作施三字乎。或更有他名乎。主人曰。余固未留意此等物。此間亦無驗護照之事。梅曰。主人誤矣。何疎忽乃爾。主人無以對。謝過不遑。梅亦不之責。指一箱問曰。此中殆有物。故嚴扃若此。主人曰。小人實不能知。請啟視之。可。梅曰。主人有鑰匙。

否。曰。有。乃。出。門。去。頃。之。返。以。鑰。授。梅。梅。啟。箱。見。有。函。札。數。事。展。一。書。上。作。龍。銘。先。生。惠。鑒。數。字。其。文。略。云。子。其。速。歸。慎。勿。以。愛。女。事。再。行。冒。險。此。固。非。等。閒。事。幸。勿。久。處。於。外。云。云。惟。數。函。均。無。發。信。人。居。址。梅。取。而。懷。之。欲。歸。呈。於。邑。宰。既。出。卽。命。將。第。七。號。室。封。閉。勿。令。人。亂。入。其。室。於。是。包。復。偕。之。至。第。十。三。號。白。泥。邇。迎。而。入。梅。以。來。意。告。之。相。與。登。樓。梅。行。次。指。諸。血。痕。所。在。處。以。告。包。威。廉。已。而。至。戴。梭。房。中。諸。物。與。前。所。見。時。無。異。知。戴。尙。未。歸。包。威。廉。謂。梅。思。蘭。曰。我。公。亦。以。爲。死。者。與。主。犯。曾。在。此。室。相。爭。鬪。否。乎。梅。曰。僕。固。未。嘗。以。爲。然。也。吾。以。爲。須。俟。戴。梭。歸。方。克。知。之。若。遇。戴。梭。吾。必。問。其。室。中。有。變。動。否。吾。等。尙。不。知。戴。梭。出。門。時。究。扁。其。扉。與。否。包。威。廉。詫。曰。昨。入。此。室。固。見。

其未閉耶。梅曰：然。其鑰仍在席下。似戴。匆遽出而忘鍵。其戶者。包忽曰：戴似非凡庸者。流公不覘此處。有彼自作之圖畫。筆意殊甚高雅。乎。余生平實所罕見。言訖。復取而諦視之。已而見案上有蒼艾色之髮數縷。正與死者髮相同。乃曰：吾聞戴梭乃一少年也。安得有此髮。然則此髮必非戴梭者。梅曰：君言似無誤。及行。問白泥邇有何見聞。否。白云：未有所知。且吾家亦無他客來。梅曰：自今以後。幸勿許一人入此室。又曰：戴梭既歸。當命其速來謁我。白曰：諾。梅遂偕包出。及門外。探首四望。果見一人匿巷隅。知卽其所延之偵探也。喜形於色。乃謂包曰：嗣後請君爲此案之一證人。包曰：敬如命。旣作別。自歸旅館。心知梅警察長之遣人尾其後。笑而自語曰：汝乃使人尾我耶。噫。汝

之所爲。我詎不知長官足下。吾爲汝盡力。汝乃以是相酬報耶。戰鬪之開。其咎在爾。請視後日行見我與汝之果孰勝而孰敗也。當梅思蘭警察長別包時。亦竊喜曰。斯案之出。邑宰頗弗以鄙人爲能。顧今何如耶。姑俟來日。當見我所料之不謬。噫。邑宰子須知吾非庸庸者流。吾行將有以曉子矣。自語自解。意頗暢適。既歸。盡以事告於邑宰。

第五章 皮各密探

梅思蘭所延尾包威廉之偵探曰皮各。體瘠而小。任事勇而狡黠。有謀。既奉諭往德芳旅館門外待包。至欲窺其動靜。晚七時見包入。食肆晚餐。知必不卽去。疾入左近之酒樓覓食。既歸。包果仍留膳堂中。皮各因伴購一新聞紙讀之。一目射紙上一目。則注睨包之行爲。約

一時許。包食已給。值將去。竊顧皮各。微笑不語。出門。雇一馬車而去。皮各亦急乘馬車隨之。自揣包此去。必非訪客。殆歸德芳旅館耳。顧此時尙早。歸後。夜必復出。無何。包果入旅館。皮各自慰曰。余所測誠不謬。且彼入時。未給車值。益可料其必速出。吾姑留此伺察之。數分鐘後。包果出。登車遽去。皮各又追尾之。至聖恩。經巴士的。舊過亨利第四及奧大利橋。達於布勒法寓舍。抵高門。乃止。不復進。皮各見彼車已停。亦遙止於百十步之外。下車時。見包已不復似從前狀態。冠輒冠衣。工人衣皮各爲之目眩。竊疑余豈誤尾他客哉。急趨過之。顧視其面。方知不謬。而包一見皮各。卽已識之。皮各每喜自語。至是復語曰。善哉。此車中之喬裝術。乃吾儕偵探之作用也。乃彼車中亦備。

有。輓。冠。外。套。倏。忽。更。裝。不。誠。大。可。異。哉。於。是。包。威。廉。走。入。一。小。肆。中。
實。卽。繁。退。散。街。之。酒。壚。也。皮。各。伏。窗。外。窺。之。見。室。中。先。有。一。客。惟。背。
窗。立。終。不。見。其。面。故。莫。審。爲。誰。包。威。廉。旣。入。此。人。卽。與。密。談。然。二。人。
語。音。皆。甚。低。無。由。辨。其。何。語。旋。見。包。威。廉。呼。酒。至。與。此。人。共。酌。少。須。
又。見。包。威。廉。出。銀。數。枚。奉。給。此。人。皮。各。欲。細。審。其。人。終。恐。爲。包。所。見。
故。不。敢。入。實。則。此。人。者。莫。哥。之。司。閤。叟。也。包。威。廉。邀。之。來。此。旣。相。見。
卽。以。前。所。允。許。之。八。十。佛。郎。相。贈。謂。之。曰。此。區。區。者。僅。以。償。君。之。不。
失。約。也。余。將。更。有。事。欲。浼。君。君。其。語。我。司。閤。見。金。貪。心。大。熾。頻。頷。其。
首。包。威。廉。遂。問。之。曰。君。一。月。所。得。俸。金。幾。何。曰。八。十。佛。郎。耳。曰。每。日。
必。一。至。莫。哥。耶。曰。然。包。威。廉。曰。月。八。十。佛。郎。雖。不。爲。少。顧。事。亦。良。苦。

僕今有一事。君若能助余。因而得成功者。君所得必可多於一歲之俸。金君倫亦願聞耶。其人故作茫無所知狀。包威廉更言之。其人乃曰。君果欲我何爲者。事如可爲。僕必勉力爲之。望速語我。包威廉曰。請子先語余。吾子夜間。其一人獨留莫哥屋中乎。曰。然。中實無他人。包曰。書記室旣閉後。有何法可以入其屋。此人曰。吾固司室中之啟閉者。曰。吾聞之。今日新訪獲一尸。將於明旦驗之。信乎。曰。然。書記官語我。此明日十時開辦事。屆時余必至彼啟門。包曰。驗後何爲。曰。置陳尸案上。以備醫生之復驗。如不復驗。則夜卽置箱中。備入土焉。包曰。明日足下以何時至。莫哥曰。自八時始。曰。誰以尸置箱中。曰。或余友路易爲之。否則余亦能奮臂從事。但必得書記官之命令。非此時

所敢預必也。僕名曰加璧。請即奉告。包威廉曰。加璧。明日君至。莫哥時。如不見尸在案上。請便覓得之。而謹誌其處。若尸仍留案上。則請勿納於箱。留以待我視之。曰。何故。曰。余蓋欲一驗此尸耳。倘吾子深夜能啟扉以納我。我將贈子以五百佛郎。至余離莫哥屋門時。更以五百佛郎爲壽矣。吾子亦有意乎。加璧聞言。意頗動。特畏懼心未忘。不敢遽允。舉目他視。作狼顧狀。當此時。皮各在外見之。曰。吁。是人詎不知客之與己作何語耶。不然。何他顧也。已而威廉復前席與語。問曰。足下詎以我爲不足信耶。嘻。誤矣。余所爲實非大逆不道。卽宰官知之。亦不能深責我。蓋我之爲此。實有他故。而與死者無關。蓋余素究心岐黃術。以道濟世。余以爲此老之死。事殊可怪。必欲一見其尸。

而○醫○生○驗○尸○時○又○不○許○我○入○室○而○書○記○官○亦○未○便○公○然○許○余○有○驗○尸○之○權○以○是○之○故○余○不○得○不○出○此○下○策○而○遂○請○足○下○許○我○以○一○驗○此○尸○也○包○威○廉○言○時○貌○和○神○安○若○此○事○實○不○足○怪○異○者○雖○然○加○壁○處○此○猶○不○免○遲○疑○包○威○廉○更○語○之○曰○子○何○所○畏○而○不○能○決○耶○此○小○事○殊○無○足○畏○請○不○必○復○用○是○猶○豫○爲○也○夜○既○深○莫○哥○止○爾○一○人○管○鑰○又○皆○在○掌○中○間○有○何○人○能○見○聞○爾○之○秘○密○事○乎○且○余○之○入○此○屋○也○斯○須○即○出○非○欲○久○滯○於○中○者○在○足○下○以○最○短○之○時○刻○爲○最○易○爲○之○事○而○得○此○優○厚○之○報○酬○亦○何○樂○而○不○爲○者○子○決○一○言○果○以○爲○何○如○加○低○聲○問○包○威○廉○曰○請○問○君○將○以○何○時○至○包○威○廉○曰○以○夜○一○時○至○蓋○深○夜○無○人○能○見○也○屆○時○余○回○顧○無○人○卽○自○門○之○左○側○來○汝○若○聞○之○立○啟○門○納○余○余○入○先

以五百佛郎贈子。汝引余至尸側。余留數分時。卽仍自原門出。更續贈子五百佛郎。加曰。先生一人乎。曰。然。止余一人耳。曰。先生能永秘弗宣乎。曰。然。僕乃一外國人。日來卽返國。在此乏地方。感情更語何人者。子幸勿畏。加曰。旣若此。吾願偶一爲之。前此則未嘗爲此不忠之事也。包威廉曰。謹誌余言。余尙有一事問汝。死者之衣俱在否。加曰。當仍在。曰。汝能疾走乎。加曰。君胡以此問余。包曰。余不知以何事。乃有人尾於吾後。事或與君無關係。故余亦不能明言。今若人尙在門外。余出酒肆時。當遇彼。爾時余大聲與子作數語。故使若人聞之。謂將以明日夜半。趁法遂火車至某處。子必須喻余之意。應曰。諾。卽奔去。余因是故。問汝能疾走否。加曰。疾走固不難。但若人苟見余狂。

奔便捉將官裏去。則奈何。包曰：足下亦愚矣。甯有是事。卽出二十佛
郎界之曰：更以此爲贈。包乃付酒值而出。皮各見包給酒值。知將出
潛伏門後以待。包與加蹀躞門外。大聲相語曰：明日夜半。法遂火車
到時。勿忘此約。加曰：唯不敢忘。言訖卽狂奔。迅如野鹿。包威廉微睨
皮各見其面目。忽變竊哂之。登輿遂行。皮各時已中計。當包加二人
耳語時。猶自念必並值此人。爲誰及聞二人別時。語卽自慰曰：吾可
於明日夜半更與彼會於法遂停車場耳。又曰：若狂奔何爲。噫。想無
他意。或因爲時已晚。故急欲歸休。諒非知余尾追欲令余不可及也。
包威廉登車後。則自幸曰：明日夜半。乃有人候余於法遂。而吾則安
然留此爲所欲爲。甯不快甚。抑亦非可笑之甚者乎。此時皮各猶尾

包歸途既及德芳旅館竊笑而譁之曰願君晚安別矣乃欣然歸翌日以所得者告梅思蘭梅大喜譽皮各之才且以四十佛郎爲獎勵物謂之曰皮各子才能頗不凡所爲事都能愜我意子惠我良多今夜至法遂可約一人同行以爲子助皮各恐人分功卽曰否請許余獨辦此事蓋余素喜守祕密不欲更約他人人多則計易洩露且他人出力尙不及吾四分之一而分利且蝕其半竊不願若是梅笑允之皮各喜躍起去蓋梅思蘭於是夕亦喜而不寐云

第六章 骨骸之官

三月五號戴梭歸抵郵局取報讀之知家中忽出奇案於是遄返入臥室驚曰余去後乃有至我臥室者緊何人耶余憶之甚悉余行時

曾以鑰置席下。今已移去。又此椅非余所置。安得如此。余之紙件。亦經移動。乃急理桌上物。忽又驚曰。噫。異哉。余刀亦失去矣。誰取之者。白泥邇在旁。謂之曰。先生失一刀乎。戴曰。然是。加他倫刀也。以牛角爲柄。置坐側。今竟不翼而飛。白曰。噫。是矣。今可悉知之。犯人蓋匿身先生之臥室者。醫生於尸身中取出之刀。大類此物。二人語次。皆大驚。久之。白向戴梭曰。子夜歸。款門之法。諒不致洩之於他人。戴梭詫曰。未也。主人余何至以是告人。白又問曰。子歸家時。曾見有立吾門前偵子者否。戴曰。無之。白曰。然則老夫莫知其故矣。戴先生。此則奈何。先生請速往警察署。以此情白警吏。戴戰慄言曰。噫。我安得不速白警吏乎。言訖。不易衣而去。狂奔至警察署。及門。不敢遽入。遲疑良

久趨起欲進。書記員見之。以爲瘋人也。欲逐出之。戴自陳來意。書記乃引之見梅思蘭警察長。戴既詳述所見之事。梅思蘭謂之曰。謝君惠惟此事非我所理。一切須邑宰判決。吾子之言。請更以告邑宰可也。子今且歸。姑待邑宰之命。戴遂敬諾而退。邑宰者名傅默。爲人獨斷獨行。能力拒羣議。不爲他人之言所動。風采嚴峻。聲洪壯。人咸望而畏之。匪特爲政如此。卽其居家亦然。若在公庭辦事時。雖摯友不授一座。不交一語。卽與之爲禮而渠亦漠然弗見。答或至終日不見其有笑容。威厲若此。而其性情尤復拘執。彼旣決定。縱勸告再三。終不稍改。縣中無一人不忌憚之者。當梅思蘭警察長聞戴稜語後。歸而默然不敢以之告邑宰。邑宰又自恃年少才雄。自十三號無名尸

發見後。卽欲速獲罪人。不容警察署干預。梅亦聽之。呂宰命書記訪第十三號宅中。八名一一登錄於冊。得梅思蘭之報告。又益以包威廉及德芳旅館主人與名醫哈費爾驗尸之報告。更竊竊自喜。謂事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且吾於斯案當益顯。吾才能於世云。

第七章 包威廉與皮各之角智

皮各別包威廉歸。自謂必於法遂停車場再遇之。故日間不復出計。惟於晚七時。略至瑪瑙路一覘動靜。見包威廉方進晚餐。自語曰。誠然誠然。是人動作皆有定晷。迨夜半車至時。渠必至法遂。赴昨日之約無疑。吾將於是處伺之。遂展一書。檢核法遂停車之時間。知夜半又十分鐘。法遂之車始至。仍囊其書。緩步自聖。拉色路向法遂而去。

噫。包威廉食畢。給值後。倏忽不見。彼皮各苟。非篤於自信者。則必時時伺威廉之側。既見此情狀。將不復獨至法。遂也。惜其不能如是。包威廉出酒肆。賃一馬車而去。狀極詭秘。蓋猶恐偵探之伺其側耳。當皮各至法。遂停車場時。包威廉在巴黎勾當畢。知預約之時已將至。乃命馬夫驅往加特雷。舍車而步。向莫哥去。時夜中一點鐘。四顧無人。乃潛至門下。輕扣之。一人啟扉。問曰。君至乎。曰。然。語未畢。已出一裏授門者曰。此物請晒納。門者探之。金也。乃呼曰。請入。威廉既入。莫哥門者旋復闔扉。導之曲折行。經廳事數重。至尸次。門者燃一燭。問曰。光力足否。威廉曰。足矣。言時。出器械數事。舉目四望。若有所覓者。門者曰。先生何所覓。威廉曰。余已得之。卽此物耳。蓋醫生驗尸時所

用之膝掛也。威廉語時，自向壁間取下，用以蔽膝。又捲其兩袖，於是先驗尸首之傷，以物探其傷穴，忽止而深思，似有所觸者，已而細察其腹，漸及頸傷，殊不以此傷爲要，略一審視而已。忽問加璧曰：此尸猶須一入醫生之手否？加璧答曰：以余度之，埋尸期必在明日，則尸必不更入醫生之手矣。曰：然則請予我以一木槌。曰：木槌耶？子將何爲者？威廉曰：余欲碎其首以察之耳。庸醫驗尸，皆忘此，殊可怪。加璧曰：此事殊難應命，誠恐爲人所知。威廉曰：否，誰知之？請語余。明日埋是尸者，是否？卽爾擔任加璧，無言以木槌授之。威廉乃自囊中出一鑿，寒光奪目，不數分時，此敏捷有才之客，已取得死叟之腦矣。威廉乃奪加璧之燭，徧照腦壳，一一驗察，當此情狀，殊令人可怖。試思深

夜。幽。室。乃。有。二。人。於。尸。巢。鬼。窟。間。來。往。審。視。其。怪。狀。爲。何。如。此。二。人。中。一。則。才。智。出。衆。碎。尸。而。索。人。之。秘。密。一。則。蠢。若。鹿。豕。木。立。不。動。以。待。此。秘。密。客。之。所。爲。誠。世。界。上。所。罕。見。之。奇。局。也。俄。而。威。廉。驗。尸。事。畢。仍。置。腦。於。頭。顱。內。如。法。合。之。梳。理。死。叟。之。髮。使。掩。其。裂。縫。宛。與。原。形。無。異。雖。留。意。觀。者。不。能。驟。知。也。時。威。廉。頗。現。得。意。態。忽。問。加。璧。曰。尸。衣。何。在。加。璧。指。一。案。上。謂。之。曰。衣。在。斯。威。廉。復。諦。視。久。之。曰。弗。誤。誠。若。是。者。又。曰。與。我。水。一。盃。加。璧。如。命。取。至。威。廉。盥。洗。畢。去。膝。掛。收。器。械。覓。門。而。出。又。以。五。百。法。郎。與。加。璧。曰。子。其。守。約。余。亦。守。約。子。導。余。出。門。余。別。子。而。去。矣。萬。一。子。因。此。事。而。爲。人。所。發。覆。祈。相。告。不。佞。當。爲。爾。設。法。勿。畏。也。加。璧。唯。唯。導。威。廉。及。門。遂。別。特。街。道。殊。黑。暗。且。

有微雨。包威廉疾趨過數街。方賃一馬車返客舍。彼蓋前一日已設此計。誘偵探他適。故今夜得從容爲此非常之奇事耳。嗚呼。智矣。當包在莫哥行事時。皮各在法遂待之久。不至夜愈深。神愈倦。不能復耐。遂嗒然歸入一小客邸。聊避風雨。垂首而臥。輾轉不能寐。歎曰。吾乃被惡人所欺。設以此告梅思蘭警長者。則其待我不知。又將何如。又將何如。

第八章 訊證人

瑪璠路十三號無名尸發見後之第三日。卽三月六號也。邑宰集此案證人至署。先由賽畢西夫婦緬述遇尸時之情形。次由屋主夫婦續述所見訖。邑宰傅默曰。此案吾不能不歸罪於爾夫婦。爾夫婦苟

能謹守門戶。則必無此不幸事。白泥邇戰慄而對曰。夜十一下鐘。吾等既就寢。有人扣扉。又與戴梭歸家時無少異。因啟戶納之。不意其爲惡人也。尙祈原宥。邑宰曰。汝之不愼。咎何可辭。汝苟諦觀。彼焉得入。白泥邇不敢復辯。次由馬且陳所見。邑宰問曰。君胡未聞聲響耶。對曰。余睡後。耳不復能聞。邑令再三問之。馬慍抗聲曰。我已言之。我方寐。不能聞。公弗信耶。公試察我面。甯誑語者。何刺刺爲。邑宰聞翁言。大怒。躍起。顧窺見馬且衣飾。非凡庸者流。末如之何。乃曰。案殊奇特。我不敢忽。故詳詢君。亦我之職也。君何不恕之甚。馬曰。有一事。隨稟。貝納姑娘。今日臥病。不能來。邑宰曰。諾。俟其病瘳。續問之可也。次及戴梭。又次及包威廉。邑宰聞所述。驚其智識過人。已而包謂邑宰

日。公之偵探。請勿大費經營矣。邑宰異其言。問曰。何如。曰。余與梅思
蘭入德芳旅館。得搜死叟龍銘之室。梅方檢死者函札之際。余竊睨
案上有鐵路行程錄一冊。展開第六十七葉上。列阿登至各城邑火
車時刻。邑宰曰。此錄豈能補助於我。包曰。吾尙有語。時吾細檢此書
其指甲之痕儼然可見於第六十七葉循痕求之。則死叟之來處可
得。邑宰曰。謝足下。僕將取是冊觀之。包威廉曰。僕猶有言。更當測定
龍銘是夕出入之時刻。彼客邸之僕人絕不知此。僕亦未嘗親見客
以何時出。然公欲知其時乎。以僕測定。則此老殆必於九下鐘歸寓
所者。邑宰曰。君既未見。何繇知之。包曰。雖然甚確。因彼室中之案上
置有晚報一紙。前一夕物也。余嘗購是報。知其必九下鐘方至。使爾

時龍銘已出則此報安得至其案。邑宰曰：然此言良信。君誠才智之士也。包曰：公何輕相士。余素精外科術。且善以術獵人。余閱人多矣。豈此瑣細事而不之知者。邑宰曰：余甚欽佩。足下此舉實大有造於我。我不敢忘德。君後日可常常相過。且以何時去巴黎。盍告我。包曰：二三月後。邑宰曰：謝君。包知邑宰許行矣。乃簽字而別。是夕梅思蘭以龍銘室中函件呈邑宰。邑宰入書齋。篝火閉戶而讀之。其一函曰：請過返。姑舍此不義之女子。自重自重。又一函曰：君其慎之。此兇兇狡無倫。幸勿與較。其他諸函或勸其仁慈。或求其恕宥。或請勿復介懷。似皆爲龍氏家中之不義女子乞憐者。邑宰閱訖。心滋疑。翌日入辦事室。取包威廉所言之鐵路行程錄及醫士驗尸之報告。一一讀

之。頗以威廉說爲然。乃作書致阿登以東諸邑吏。使察龍銘來。歷復細味醫官報告。稱係利刃斷大血管。故至於死。所傷甚劇。刃自小腹下刺入。自左出。故必死。時去死者夜餐已五時。至六時之久。又一傷在顎骨上。長三生的。適當傷勢。頗輕。不足致命。其一掌摑血。殆卽以手撫顎上。傷致爲所污。云云。傅默讀已。自言曰。誠然誠然。事易知耳。必凶人以刃刺龍銘。傷其顎。龍手撫創而逃。凶人以左手執之。乃出全力刺其腹下也。言訖。頗自得。乃遣召德芳館主及役夫與鄰居數人來署。一一訊鞫。主人云。三月三號之夕。館中有一僕。曾見龍銘返時。正九句鐘。逾刻復去。邑宰曰。子言殊確。惟此客稅居館中。將一月於此。子必畧知其梗概。往來函件。大都以何方爲多。主人能言之。

乎。曰：不知也。邑宰曰：龍意態殆甚有愴慌者乎。曰：誠然。此我所審知者。曰：龍銘以何日至。曰：至之日爲二月十號。曰：渠乘何車。曰：不知。曰：行李若何。曰：僅一衣囊耳。曰：入室後若何。曰：初至卽向余索前面室。余答無之。渠大戚。翌日遷入第七號。渠乃喜曰：是室可窺見街中否。曰：可。顧不知其何故。客遷至七號室後。又終日緊閉其窗。弗令日光入。以余觀之。彼性好孤寂。未嘗與一人交遊。作事亦不商之他人。除是非二字外。絕無一言。終日坐室中。不之厭。及出。亦必在夜深之時。曰：客與人函件。未嘗命僕人爲之遞郵局乎。對曰：余未嘗見彼有此舉。在僕人或知之。邑宰曰：居汝館浹旬。亦有人造訪之者乎。曰：余實未見。顧以意度之。亦可謂殆無一人。邑宰乃命主人簽字而退。於是

又訊其僕夫。僕夫供如其主。訊其居鄰。居鄰咸稱曾於夜間見龍銘。過其門。至其果爲何許人。與將何之。則非所悉。中一人所語畧不同。謂其深夜回家。輒遇龍銘於途。若有所待。一夕出門。又與此叟遇於旅舍之旁。時夜深。月黑。天氣頗寒。而彼徘徊街中。不以爲苦。似有要約者。令人力求其故。而不可得。邑宰聞言。茫無頭緒。亦遂置之。姑命埋龍銘之尸。以俟。各城邑報告。一日晨起。忽得片紙。閱之甚喜。至是始知包威廉非庸人。而其策果精良也。

第九章 官報

閱者諸君至此。殆如處黑霧中。不勝悶悶。而亟欲知龍銘爲何人矣。今請以此章爲讀。吾書者述龍銘之來歷。龍銘者實來自阿登以

東之一邑。恰如包威廉所料。今將傅默所接之報告。列諸左方。諸君可一覽而知焉。文曰。

龍銘者。黑敏縣人也。平時頗有聲譽。家素封。少壯時。以綑織爲業。久而致富。及年漸老。不能力作。乃舍業而嬉。將謀卒歲。妻早喪。獨遺一女。秀外慧中。龍愛之若掌上珠。思爲之擇一快婿。蓋有日矣。無何。女忽遁去。事距今將十閱月。人皆稱爲包得希尼所誘。逃云。包得希尼者。意大利人。龍銘聘師以音樂教其女者也。惟據龍銘言。則大異乎此。龍銘謂女非逃亡。實慕南歐天氣之和美。故至意大利之福樂倫一遊。彼地有一葭葦親。實爲東道主。故往就之。顧此老縱刺刺以爲言。而聞者輒掩耳弗之信也。龍銘女曰馬加利。

年二十既奔警察亦弗爲之追究彼龍翁固未赴愬也雖然龍翁不肯與人言曖昧事而覘其狀則不復有昔時之風度矣蓋自女遁後舉動語默無一不與前日相水火其和藹活潑謙恭之狀悉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凶惡畏惡無禮種種劣態出而代之自茲不赴宴不見客朋友造訪則一概拒而不納似其靈府已失者一月前忽亦遁去無一人知其所之與所以他適之故止一近親曰摩咸阿奪者乃其姊之子早失怙恃龍翁器重之嘗欲以愛女馬加利相匹顧馬加利不欲以死拒議遂寢今特招摩咸阿奪問之渠頗愼默不肯以實告惟言二月間以事至巴黎得遇龍翁力勸之返而翁終弗從及詢以爾時翁曾偵得其女否則彼又默而不宣

其他親屬之遠者。所居亦遠。於龍家事了無所知。搜其室。則函札所存無一。與此次之被害。有絲毫之關係也。

此報告得於阿登東方黑敏縣之官署。於包得希尼事。言之殊略。故必更須詳探。適摩咸阿奪聞翁耗。親至巴黎。取其尸。見邑宰傅公。謂殺龍翁者。必樂師包得希尼與馬加利二人。且云。當女未逃時。嘗與翁齟齬。深恨其父。嘗自閉閨闈。拒見其父之友。翁與議婚。輒不聽。包得希尼初至時。鄙人每勸速去。是人勿養癰爲患。而翁終固執。至死不悟。及數月前。始悔之。然已無及矣。翁既知包得希尼之惡。叱逐之。包愧且恨。則鋌而走險。誓必報仇。是夕。馬加利遂亡去。邑宰聞摩咸氏所述。以爲此案必與包得希尼有大關係。計惟有偵緝此人之一

法。乃遣二偵探。日夜伏瑪璠路十三號左右。冀犯人或過此宅。又遣數人分往各地。偵包得希尼之踪跡。由黑敏縣至巴黎。及巴黎至巴福等處。搜索殆徧。僅聞五月二號。有二情人居那兒客邸。信宿而行。旋稅居愛斯特街四十七號。至十月抄。忽不見。又聞此二情人。尋至巴福地方。僦居那門低客邸。數日復去。自是以來。殆如泥牛入海。滅迹銷聲。渺無朕兆。豈包一人。他徙乎。抑與馬加利同行乎。苟同行者。則易爲人見。何杳冥若此。以此觀之。則二人必分途而行。殆無疑義。邑宰念及此。罔知所措。忽思包得希尼殺人之後。或尙匿迹法國。果爾。則獲之殊易。蓋馬加利之出奔也。僅攜法郎一千衣裳數事。所有釵飾。若金珠之屬。所值無幾。旋且有空乏之虞。包得希尼既精於

律。呂斯時。必操業。問世以贍其身。遵是以求。亦易拘獲。乃囑偵探。徧搜法國地方。務求逋人。抑知事終無益。皮各偵探。自由法遂車站歸。大爲梅思蘭警長所斥。誓必報仇。故邇日之偵探。包威廉。較前尤密。顧包威廉。自彼夕。後行事。遂如青天白日。更一無可疑擬處矣。

第十章 情書

駒光易逝。倏忽數旬。而瑪璫路第十三號之命案。則茫無端緒。依然耳。邑宰憂之。恆邑邑若有所失。一日散步於華雅市外。過瑪璫路第十三號。見門闔洞開。信步而入。抵白泥邇辦事室。甫及門。適一幼婦過。手抱嬰兒。白泥邇夫人見邑宰至。急出迓。低聲曰。此卽貝納也。公猶憶三月三號之夕。彼方臥病乎。邑宰忽憶未得此婦供狀。乃問曰。

渠已知此事乎。對曰：未也。疾新瘥，迄今猶荏弱，彼出房門，甫二三次耳。吾等尙不敢以是可驚可愕之惡事相告也。邑宰曰：馬旦先生曾爲余言，此女乃一新孀，信乎？曰：然。曰：夫死於是室耶？曰：否。曰：請爲我召彼至此。白夫人愕然曰：子將何爲？邑宰曰：本欲招往署中，以彼疾未果，今我至此，彼可省一跋涉之勞矣。無論彼知與否，吾必一訊之，以盡我職。白夫人不得已，招貝納至。邑宰謂貝納曰：夫人，祈恕唐突。吾有事一詢夫人，此責任應爾也。貝納聞言，不解何事，驚懼萬狀，不知所云。邑宰又曰：夫人，請無恐，吾固知夫人不知此事，願我不得不一問耳。乃以斯案顛末詳語之。貝納曰：嗟夫，此老叟乎，亦有知其爲誰，何並此殺人者之果，何往乎？邑宰曰：訖無人知，但查得死者名龍。

銘乃黑敏縣之富翁也。貝納聞龍銘名，忽躍起，面色灰死，身戰慄，不自主。苟非白泥，邇夫人挾持之者，則已擲抱中兒而碎之地下矣。邑宰大異之，急問曰：夫人何至於此？汝固識龍翁乎？貝納哽咽曰：噫嘻，是吾父也。噫嘻，吾止願非黑敏縣之龍銘而爲吾之所悞聞者。邑宰曰：夫人弗悞，渠實黑敏縣之龍銘。又厲聲問曰：夫人，汝父安得死？汝門外耶？貝納忽聞此猛惡之聲，不復能支，遽仆椅中，閉目而哭。淚涔涔隨聲落。白夫人代抱已寐之嬰兒，置諸臥榻上，復還入是室。白泥邇亦不敢聲，羣注視此嚴正之邑宰。邑宰亦不語，出一小冊，奮筆疾書。蓋錄貝納之言，並其驚惶之情狀者。旣而命白泥邇閉門，須臾，貝納略甦，開眸四矚，狀極慘切。邑宰待其哭已，問之曰：夫人，卽馬加利

龍銘耶。婦以手蔽面。答曰。然。誠如君言。邑宰曰。馬加利聽之。吾乃爲爾父訪緝兇人者。且欲一察爾所藏之書札。冀或能少助於我耳。貝納曰。爾爲吾父訪緝兇人而欲察我之書札乎。嗟乎。爾果疑斯案之正犯爲誰何者。邑宰曰。吾不能告子。婦曰。君必欲察吾之書札耶。邑宰曰。然。此我之職也。婦曰。否。否。先生書札爲我之獨有物。甯許君共讀之耶。且君讀之將何爲者。邑宰曰。吾語汝。此乃我之職。汝甯敢抗我耶。婦曰。子何人。邑宰曰。吾此邑之宰。婦無言。相視而悲。白夫人前慰之。忽鈴聲鏘然。白泥邇急啟視之。見來者乃梅思蘭警長也。梅入見邑宰。邑宰謂婦曰。夫人。吾待汝久矣。婦曰。待我奚爲。宰邑曰。待爾允許。一搜臥室。梅君即此間警察長。將助我爲此。婦曰。噫。此天亡我。

也。乃出數鑰授邑宰。愀然曰。鑰悉在是。公好自爲之。邑宰曰。必當汝面。搜索。請同行。婦乃取其嬰兒。導諸人至其室。置嬰兒於旁。而自倒於椅上。曰。邑宰。公可任意爲之。邑宰顧視臥室中。一榻之外。一桌數椅。桌上置圖書數卷。嬰兒食品數事。一切陳設。雖無珍奇。顧亦精而亦潔。其爲人靜穆性成。蓋可想見。倚窗之桌。有二抽屜。一藏房稅收契。及嬰兒保單之屬。一藏函件一包。蠟密封其口。題曰。余死後方毀之。又一大函。題曰。寄黑敏縣脫力行街龍銘先生收啟。邑宰問曰。此何物。婦曰。其一爲寄與吾父者。又一裹。亦屬函件。邑宰曰。得母包得希尼寄夫人書耶。婦曰。然。答時。痛哭失聲。邑宰如不之聞。復謂馬加利曰。許吾啟此種種信讀之否。婦哭曰。否。否。言畢。欲起奪之。方躍起。

復又就坐。閱者應知各國法律。凡私書皆有神聖。不可侵犯之秘密。權苟非與罪人有關係者。則其權終在今馬加利之有罪與否。未必故邑宰亦不敢相強。惟謂之曰。夫人汝固有拒我之權。顧僕亦有權向子索此書。札讀之。安知此中非罪人之證據耶。且汝已爲余言。此乃包得希尼之函。吾更不得不讀之。馬加利起立戰慄。無人色。力躍至邑宰前。手攬諸函件。碎其封。擲諸桌上。憤然曰。噫。悉在是矣。先生其讀之。雖然。幸勿在妾前讀之也。邑宰曰。敬謝夫人。僕請攜諸書。札歸署中讀之。苟與此案無關者。卽敬以原璧奉趙。乞簽汝名。公堂之行。望汝早往。語畢。遂去。蓋馬加利與包得希尼。自在某處分離後。卽至巴黎。而包則應某氏之聘。暫赴美國紐約矣。馬則思一見其父。

故未從之行。儼居於此。以待情人之至。邑宰旣歸。出包得希尼函。一讀之。大都情書。惟其飲恨龍銘之心。每見之於言外。一札有曰。否。余焉能恕尊父。渠使吾二人。流離至此。晝伏夜出。有如罪囚。吾焉能恕之。渠忌嫉成性。自恃其富。目中不復有人。吾又焉能恕之。僕以愛卿故。忍此恥辱。默而弗宣。未嘗與之一較。雖然。僕但求天佑。使不復與彼相遇耳。如其不然。余亦無如何矣。又一函曰。噫嘻。我最親愛之馬加利。卿亦曾知僕之愛卿爲何如乎。噫嘻。僕以愛卿故。有仇不報。夫渠固能以一言。使吾二人頓獲無窮之幸福者。而渠弗爲。甯使離貳。僕今苟無自全之策。弗獲安然處此。以與卿爲伴。則必暫離此而去。而再見之期。殊未可必。地或至千里而遙。吾之出此。蓋亦欲渠

之忘我耳。雖然。僕以愛卿故。尤不能不致恨於渠。天乎。恕渠。僕則終不能不憤也。邑宰靜氣讀之。盡二函。尙未能得樂師有罪之據。及讀末一函。乃驚歎不已。知其必爲眞犯無疑。函中末節云。噫嘻。僕必來與卿一會。作竟夕談。則吾二人之樂爲何如哉。僕願如卿言。深夜冒戴梭入室。不使人知。僕苟至巴黎。必稅居德芳旅館。中自窗窺卿。卿其以燈火爲號。俾我知之。卿必無畏。噫嘻。吾最親愛之馬加利。卿亦知我別卿以後。所歷種種之苦况乎。卿苟見我。當不復相識矣。噫嘻。願吾會卿之夕。幸無人見。卽尊父亦不我見。此吾所日夜禱求者也。吾最親愛之馬加利。卿獨爲我心目中之人。而又爲我所獨有。我將衛卿。我將面卿。雖然。我必接讀卿之芳函。而後啟行也。邑宰旣讀札。

畢反覆視函面。與前二信皆無發信日期。及寄信地址。邑宰自言曰。吾乃今知之矣。彼包得希尼者。實未往美利堅。仍匿跡於某處。是必馬加利告以入室之法。不意來會之夕。方匿室中。而龍銘適至。故及於難。然則此婦必知包之所在。但不肯明言而已。吾必有以曉諭之。言已。草一偵探狀。命僕夫送梅思蘭警察長處。囑翌日施行。

第十一章 包威廉與皮各再會

馬加利自邑宰去後。昏瞶不省人事者久之。及醒。見白泥邇。夫人侍其側。起而伸謝。繼復飾詞遣去之。謂性好沉靜。請夫人暫別。白夫人去後。枯坐椅上。俄起視其女。尙熟睡。凝睇移時。前親其吻。反覆審其貌。乃不復有悲楚之容。已而忽起。結其美媚之髮。出紅巾徐拭淚痕。

以手撫額似欲拭去其羞辱與恐懼者更取紙筆書數行以針刺諸桌布上又作一長函固封之事畢寂坐遐思以雙手蔽面俄而鐘鳴八下其聲清冷聞之笑曰時尙早也姑待之時幼女忽醒急抱諸懷中食以乳低聲唱一曲誘之睡幼女旋復無聲馬加利乃置諸搖籃中坐其旁伺之久乃起披外套復取冠並抱其孩以肩衣裹之遂下樓去絕無遲疑狀白泥邇夫人見之大驚問曰夫人抱孩外去耶將何爲者馬加利答曰然妾今欲至某藥肆白夫人曰勿爾請少待吾爲爾使人去馬加利曰感謝夫人余在此悶甚欲自往藉此一呼吸門外空氣也幸勿阻我白夫人不得已導之至門啟戶出之女既出向左行疾行及華雅抵奧大利橋步益速距橋僅十步將奮身一

躍。忽。有。人。自。後。執。其。臂。不。令。近。河。馬。加。利。不。知。何。故。疑。爲。剪。徑。者。卽
亦。弗。懼。曰。汝。爲。誰。胡。阻。我。其。人。曰。汝。欲。與。幼。女。赴。水。死。耶。此。必。不。可
得。馬。加。利。曰。然。妾。願。死。汝。何。爲。者。其。人。曰。余。爲。人。非。汝。所。可。知。來。趣
以。此。一。孩。畀。我。且。從。我。去。馬。加。利。無。可。如。何。垂。其。首。不。復。言。以。幼。孩
授。之。此。人。非。他。卽。偵。探。皮。各。也。初。梅。思。蘭。旣。歸。卽。遣。皮。各。伺。馬。加。利。
皮。各。至。瑪。瑙。街。十。三。號。門。外。忽。見。其。出。潛。跡。之。及。是。知。其。將。赴。水。死。
故。直。前。拘。之。馬。加。利。旣。以。孩。授。偵。探。忽。乘。機。脫。去。一。躍。入。塞。安。河。中。
斯。時。夜。昏。黑。如。漆。皮。各。頃。耳。以。聽。則。有。二。聲。似。二。人。相。繼。投。水。中。者。
不。覺。驚。奇。注。目。視。河。中。無。所。睹。蓋。雲。黑。於。墨。星。斗。無。光。止。聞。旬。旬。游
泳。聲。而。已。少。選。始。彷彿。覩。一。人。向。馬。加。利。沒。處。去。汝。信。方。來。急。湍。洶。

湧。是人竟能逆流泳抵女所。以一手挽馬加利。舉其首於水面。一手擊水有聲。向岸而來。速於駛舟。不覺歎服。既而彼人疾奔。向皮各所立處。謂曰。少年。請爲我速呼一馬車來。皮各聞其聲。則似甚稔。諦視之。卽包威廉也。驚胎不定。失聲曰。汝耶。汝何爲者。包威廉故作駭異狀。謂之曰。是我也。子詎曾識我耶。聆子所言。余殆在何地。何時遇君。皮各聞之。仍疑不可釋。略一思索。忽言曰。吁。我思之。否否。先生適語余。非欲得一馬車乎。威廉曰。然。余等無馬車。胡以載此不幸之婦人。吾子卽至布勒法。彼處必有車。速僱其一。否則請拾余置岸上之外衣。而隨我去。吾欲將此婦暫置近處一酒肆中。待其醒。然後送之返耳。言訖。抱馬加利於懷。向一小酒肆而去。皮各拾衣從之。旣入衆圍。

觀之問何至此。威廉皆不之答。惟謂一女子曰。望許余置此不幸婦人於室中。而後燃火爐以煖其體。女固酒肆主人。頗能急人之急。聞威廉語。敬諾之。威廉乃置女牀上。皮各亦委嬰兒於椅中。而就坐其側。威廉謂曰。君速以馬車來。吾已請肆主爲此女去濕衣。而吾亦將脫衣乾之。皮各從其言。而心中疑甚。以爲威廉何以能見馬加利之投河。是必彼亦同伺於瑪瑙路第十三號門前。而尾隨至此者。不然。胡相巧也。初威廉自外歸德芳旅館。過馬加利之門。適見其深夜抱孩出。心疑之。乃尾之行。瞥覩皮各亦伺馬加利益詫甚。比及奧大利橋。審女將赴水死。亟先伏河畔。卒拯馬加利以出。皮各既僱馬車至。威廉已將諸事措置妥善。馬加利亦甦。乃謝別館主婦。挾以具于馬。

加利垂淚飲泣。威廉慰之。飲以杯酒。馬加利哭曰。先生何爲拯我。噫。嘻。妾甯死不願生也。殺吾父者。吾不知情。誰實爲之。吾亦弗審。乃謂爲我之罪。故妾願死。弗願生耳。威廉曰。子勿憂。吾今送子歸。子之衣。乃館婦所假。翌日。彼自來取也。馬加利無言。威廉出此店時。以四十字法郎給館婦。謂之曰。此不足以酬君特助君之孩提購玩物而已。既入車中。包威廉即命御者曰。速爲我馳至瑪瑙街第十三號。御者唯唯。比過思通尼街。皮各陡令御者驅車由他路。御者不敢違。包威廉問之曰。子將何爲。皮各對曰。君自知之。又言曰。吾欲車略停耳。言訖。冷笑不止。威廉乃問曰。子果欲何爲者。願告我。皮各曰。吾語子。我輩此時不能復往瑪瑙街第十三號也。威廉曰。然則子欲往何所。皮各

曰。余欲至卜敏能。威廉曰。卜敏能何處。皮各曰。押罪犯處耳。威廉曰。何故。皮各曰。余囊中有逮拘此婦之票。邑宰本欲我於翌日拘此婦。顧吾策此婦。今夕必遁。故特伺之。威廉曰。此婦何罪。君乃拘捕之。皮各曰。余不知。余所知者。則邑宰因瑪瑙路第十三號命案。發此票以拘之耳。皮各言此時。目注威廉。察其顏色。顧威廉毫無驚胎狀。似此事乃與己無涉者。是時。馬加利雖聞二人語。然尙在昏迷中。不甚了了。威廉忽曰。先生試思之。余適赴水拯此婦人。今未嘗送往其家。而先生卽欲奪去。置之囹圄中。世甯有此理耶。皮各曰。先生幸無違我。卽違我亦無益。余但知奉邑宰命。捕此人。不知其他。子有何權。乃欲阻我。子不聽吾言。吾可立招警察。以強權加子。威廉知不可與辯。乃

曰。吾子盡職。吾亦何至相阻。雖然。吾救此人。吾固有權從之往。以一觀其究竟。皮各聞言。意甚得急。曰。先生言然。遂謂御者曰。速爲我驅。至哈力街卜敏能。御者曰。諾。遂疾馳去。

第十二章 被逮

車行十分鐘。至卜敏能。皮各先躍下。威廉遂掖馬加利下車。皮各謂威廉曰。先生苟欲一觀此獄。請從予入。既入門。經數小室。有數人守護。再進廳事。稍闊敞。有木門。隔而爲二。門高約五尺以上。一旁置書桌。二一旁有數椅。有一普魯士式火爐。爐中出煙甚多。有二油燈。殊黑暗。空氣亦甚劣。此非獄也。乃一辦事室。書記等日夜居其中者也。皮各所謂卜敏能。即係是處。共有辦事人四。更番處此。皮各見辦事

人已伏案睡。撼醒之。授以偵探狀。辦事人讀畢。問馬加利曰。子何名。語聲猛厲。馬加利時猶未清醒。恍惚中不知所對。弗答。辦事人復厲聲曰。子聞之乎。吾今問子。子何名。馬加利仍不答。皮各乃舉其適撼辦事人之手。力撼之曰。汝知之乎。官長今問汝何名。馬加利曰。汝將何爲。幸無相擾。言畢。欲覓門出。皮各急阻之。官曰。皮各先生。汝所逮者癩婦耳。可勿與之言。遂書一紙授皮各。謂守門兵曰。速從偵探。押此犯入獄。忽又曰。必奪其孩。勿令攜入。馬加利曰。否否。汝欲奪我兒耶。是不能。皮各至是。因見威廉在側。惻隱之心。歛焉而起。謂馬加利曰。夫人勿慮。必不奪汝孩。但子必服從所有命令。又自語曰。吾悔不詰朝而後送此婦入也。行次。威廉忽近馬加利前。附耳語之曰。夫人

請勿憂。僕必盡力以相救。馬加利知爲水中救己者之音。愀然曰。先生誤矣。先生救我後。乃至於此。皮各聞二人言。竊自思曰。汝美國人。不暇自哀而反哀人耶。抵獄門。馬加利大哭不止。威廉慰之曰。夫人姑忍之。母太自苦。言畢而去。又自言曰。此婦實無罪被罰。令人不平。然偵探狀乃邑宰傅默公所作。其爲人素以猛烈聞。吾思渠必有若干證據以證實此婦之罪。嗟乎。此婦必無罪。吾苟不力救之。則彼將終淪於冤獄矣。而吾赴水之救。適轉以害之也。旣返寓。出其於馬加利囊中所得之裹物。啟而視之。則一美男子之肖像在焉。猛省曰。是矣。邑宰必謂此女因情夫而殺父也。

第十三章 獄中

馬加利入獄後。猶昏瞶不醒。一老尼看護之。此老尼者。性和善。仁慈有恩。見馬加利至。老尼問之曰。子何所犯而被逮至此。子賊歟。馬加利曰。賊賊。老尼曰。來來。吾導汝去。遂前行。忽問馬加利曰。兒哭甚慘。得無饑耶。馬加利曰。然。老尼曰。果爾。汝入牢後。吾爲爾溫牛乳飲之。言次。極溫藹。忽又一尼。篝火前行。以導馬加利及老尼。移時至一處。遂止。見一小門。老尼啟之。謂馬加利曰。此第七幽穴也。執燈尼既入。老尼亦請馬加利入。中僅一小窗。壁漆白。地板甚潔。置硬木窄牀一。上無茵褥。惟橫一氈。其左有小桌。又草製厚茵。以黑索束於桌下。馬加利至是始悟。知已被逮置獄中。不覺大戚。愀然謂老尼曰。君將置我於此而去耶。天乎。天乎。余求自盡。亦爲法律之所不容。雖然。余果

有何罪。老尼溫語曰。夫人請靜默。勿自苦。飲汝之孩。且禱上帝。即登牀安臥。余不能爲汝燃煤氣燈。因氣管修理未畢也。然吾必待君既睡。然後取燈去。馬加利曰。老人請勿離我而去。我居此心忪神搖。我之無罪。可矢。曩日吁。上帝憐余。言訖。踞地上。以一手緊抱其女。又一手緊牽老尼之衣。老尼惻然。知此犯非常犯之比。掖之起。溫語慰之。幼尼乃爲之抱茵褥。至馬加利乳孩後。卽安臥。尼掌燈去。馬加利與幼女臥。此黑獄中。不勝恐怖。覺邑宰威猛之聲。猶在耳際。又覺死父立其前。其流血慘痛之狀。目不忍睹。回思今日所遇。與昔時在家之情形。一旦深情所至。遂致與情人背父私逃。演出此可驚可怖之慘劇。一時百感交集。不覺潛然淚下。痛哭不止。久之。倦極不能聲。既寐。

猶夢猛虎毒蛇之屬突前奔噬蓋未嘗得一頃安也既而忽驚醒則似見朝曦已上自窗櫺射入正照兩目不啻怪物之駭人欲起而避其鋒則四肢無力輾側不能動久之乃舉其首以手蔽光略一矚目長號一聲驚極而仆蓋巡夜官篝燈而行至第七號知已有人但不知爲誰啟而照其面紅光自其燈射出非旭日也老尼聞聲不知係馬加利故亦不問又二時天方明尼入省視見馬加利嚙然偃臥緊抱其兒尼前撫之則兒體已冰馬加利抱其尸而不自知也尼自馬加利手中奪尸去馬加利尙無所知但兩目略動耳蓋昏然不省人事者久矣邑宰於十一句鐘入署聞是事亦甚憐憫命將馬加利改押他所且囑獄卒善遇之是晨梅思蘭警長在署中亦遇一奇事蓋

梅方坐辦事室。皮各進見。稟陳昨夜所遇事。尙未發言。門者忽以一刺進。梅見之。駭曰。吁。怪事。怪事。此人來耶。此人者誰。則包威廉也。遂命僕導之入。包威廉既進。謂梅思蘭曰。先生。余不久將離此。願世乃有疑我。而值我者。故不得不以此書陳諸左右。望先生一讀之。梅思蘭始知己之陰謀。早爲包所覺。愧且憾。急揮皮各出。而與威廉爲禮。促坐。甚殷。威廉曰。厚謝君。然僕無須此。僕事大忙。離此前必摒擋了之。不敢久坐。先生惠我讀此函可也。語畢。辭去。皮各入。復問梅思蘭。彼美利堅人。至此何故。梅曰。無他。彼謂汝大愚。直爲一無用之人。此事爾必先我知之。請速退。吾不復須汝矣。皮各大慚而出。包威廉作數函寄往美國。是夕。卽乘大東汽車離巴黎。而皮各乃不敢更思附。

驥。以。行。矣。

第十四章 拒婚

今請將龍銘及馬加利歷史略述一二。俾讀吾書者不至墮五里霧中。初龍銘以細織爲業。利頗厚。年入息約及六千金。去今十年前。妻忽病死。龍銘悲悼甚。漸有厭世主義。於是退而燕居。不復事事。惟日究心律呂之學。且教育其幼女。外此無足撓其心者。馬加利年及笄。風致尤嫵媚。楚楚可人。顧性忽大變。終日鬱鬱不樂。無復生趣。龍銘多方解之。而女終不悅。龍銘數十年來。積蓄甚富。未嘗敢少逆女意。故自一飲一食一衣一冠。以至購珍奇。求玩好。或出游於巴黎。或避暑於來因河之鉅款。罔不一一聽命於其女。此非著書者之私言。蓋

凡。女。之。戚。友。莫。不。知。之。而。女。又。未。嘗。不。自。知。之。也。然。戚。友。僅。知。龍。銘。供。女。之。豐。厚。與。夫。女。輕。擲。龍。銘。之。金。錢。而。已。而。於。女。所。以。鬱。鬱。之。故。初。無。一。人。能。知。之。能。言。之。也。讀。是。書。者。諒。急。欲。知。其。故。吾。不。能。不。速。述。其。崖。畧。今。請。先。述。龍。銘。事。而。後。其。故。可。不。煩。言。解。矣。龍。銘。者。初。非。不。善。但。自。其。妻。亡。後。精。明。之。能。力。稍。稍。喪。失。其。處。家。也。又。甚。頑。固。而。不。善。體。會。其。女。之。心。且。彼。固。儼。然。一。家。主。一。若。君。公。之。治。國。牧。師。之。主。教。獨。斷。獨。行。頗。用。其。專。制。手。段。而。以。己。爲。是。以。人。爲。非。則。又。其。戇。愚。之。本。性。然。也。故。退。居。以。來。戚。友。皆。不。願。至。其。家。其。來。者。大。抵。皆。酷。好。音。樂。者。流。馬。加。利。雖。不。直。之。顧。久。侍。膝。下。未。嘗。不。致。敬。盡。禮。龍。銘。意。乃。大。慰。第。戚。友。中。或。談。及。馬。加。利。年。已。逾。笄。行。將。出。閣。則。龍。銘。必。不。

歡對曰。諸君豈不知者。我女不復嫁人。惟嫁與其生父。及意大利之音樂耳。願諸君後勿復及嫁字。又向馬加利曰。我女馬加利。我言豈不然哉。馬加利聞之。不能對。紅潮暈頰。默默不言而已。蓋龍銘恐嫁女後。其壻將攜女遠去。故不以嫁女爲然。噫。女大須嫁。俗諺云。然亦無奈何之事。故又自解曰。縱若此。縱若此。卽爲我女。覓一快壻。必有才識。與學問。而又雅秀溫良之少年。雖然。此人又必在我朋友。或親串中。如此。則嫁後不至遠離。卽偶然小別。亦不至悲戚。莫名嗟夫。世必有如是之人。吾方匹以愛女。非然者。吾甯願我愛女之死。而不願其嫁也。馬加利常聞龍銘作此論。心益益不自安。神魂恍惚。嗒然若喪。顧爾時。馬加利年才十五。故猶安之。及十九歲。而女已非昔日之

女矣。一日龍銘與馬加利方進食。忽謂馬加利曰。吾兒今有一事相告。馬加利問曰。吾父何言。龍銘曰。今有人以吾兒婚事請者。馬加利聞言。遽應曰。噫。誰何者。龍銘不知馬加利之意。以爲女殆易與者。笑曰。此人非他。卽汝表兄阿奪耳。馬加利聞言。色驟變。強笑問曰。吾父已允之乎。龍銘曰。余因愛汝。復愛彼。又因此事。我不當強爲。汝主故尙未之允。而以詢汝。此汝終身事。當審慎出之。余豈兇橫固執者。汝年已長。亦應選壻。馬加利不待父言之畢。卽僂曰。吾父祈爲我應。阿奪兒聞此言。甚感其相愛之意。銘心刻骨。所不敢忘。願兒不願卽嫁。兒從父樂。甚不忍棄父。以去。龍銘聞之。卽移座以近其旁。執手而言曰。馬加利請一深思。余甚感汝之孝心。雖然。余豈忍令汝因一老人。

而犧牲。汝一生婚嫁之事。且阿奪爲人富而仁。今欲擇壻舍彼其誰屬者。彼旣鍾情吾兒。苟不之允。是負之也。馬加利汝其決否。馬加利曰。決矣。龍銘曰。善。余卽往告之。遂親馬加利之額而出。龍銘去後。馬加利自思阿奪年已五旬。言動容止。直一蠢俗之庸夫耳。安可謂之佳耦。一時慨念身世。憂從中來。不覺爲之墮涕。且阿奪實非富翁。特守財奴耳。歲入不過四千金。而其年老未娶之故。則因欲得富家女。而富家女又鄙其爲人也。故輾轉不得就。方女哭泣時。阿奪忽至。女見之。以白眼相向。忽謂之曰。吾父當在園中。汝自往見之可耳。阿奪曰。彼曾以鄙人之意告妹否。馬加利曰。父已言之。余甚感君之深情也。阿奪急進而親馬加利之手。問曰。表妹。余豈有望乎。馬加利用急叱。

之。曰。止。止。余。已。答。吾。父。余。將。永。不。嫁。與。君。終。爲。良。友。耳。且。余。必。不。能。爲。君。賢。內。助。阿。奪。曰。此。何。說。馬。加。利。曰。吾。適。已。言。之。余。將。終。身。不。嫁。耳。無。他。也。阿。奪。聞。言。駭。且。異。又。力。表。其。愛。慕。之。深。冀。取。悅。於。女。以。乞。其。憐。而。女。終。不。之。許。謂。曰。兄。誤。矣。兄。愛。我。我。豈。不。知。我。豈。不。感。顧。我。所以。拒。君。者。惟。此。不。嫁。一。語。耳。我。不。耐。多。言。望。勿。復。絮。聒。言。訖。自。去。初。阿。奪。以。馬。加。利。美。而。賢。又。可。獨。得。其。父。遺。產。故。欲。娶。之。念。綦。切。常。假。遠。親。之。名。時。相。過。從。貢。媚。於。父。女。之前。初。尙。以。僞。情。結。女。既。而。相處。愈。久。愈。敬。愛。女。之。爲。人。僞。情。亦。變。爲。眞。以。爲。女。性。夙。和。順。必。不。背。父。命。故。既。得。龍。銘。之。允。許。則。大。喜。自。謂。數。年。之。謀。成。於。一。旦。而。不。意。女。之。峻。拒。弗。從。也。既。聞。馬。加。利。所。言。冷。如。飲。冰。不。知。計。之。所。出。木。立。

良久始往見龍銘。龍銘問曰：汝已遇馬加利乎？阿奪曰：見之。渠力拒我所請。奈何？龍銘曰：馬加利何言？阿奪曰：彼謂將終身不嫁。龍銘曰：年少無知，往往若此。姑勿信之。阿奪曰：後此余無顏復至舅家矣。龍銘曰：子勿爾。余思少年女子，性情不常，吾固不忍強逼吾女。然一月之後，彼或又以余言爲然，未可知也。請勿遠離。於是龍銘自以所策必不謬，意轉喜，引領以盼好音。不知馬加利此時正伏臥室中，痛哭流涕，不能自己。是夕進食時，龍銘見馬加利面目沉靜，心竊竊自慰，以爲女果能孝父。顧識者一見此狀，卽知大變之將作。彼沉靜之面容，直不啻其徽幟耳。

第十五章 奏樂

龍銘自馬加利拒婚後。亦遂置之。越數月。忽得一意大利來函。讀之。大喜。函曰。

龍銘先生足下。僕有友人包得希尼者。精通音律之學。年少。術嫻。夙知名當世。茲因細故。不欲久處此間。行將有法蘭西之游。僕敢爲足下介紹。並願足下如待僕者待之。則感且靡。既包得希尼才藝既佳。人品尤正。足下與之相處。期月之後。定將函謝鄙人介紹之功也。僕近編纂一樂歌書。行葦事矣。月內當奉上一冊。請賜教言。僕不久亦將游歷貴國。餘容面罄。阿伯梯上。

函乃意大利福樂倫埠一最有名之大音樂家所寄。蓋數年前。龍銘嘗至福樂倫。因識此叟。歸國後。通信不絕。龍銘酷嗜意大利音律。故

讀此函。若獲珍寶。立作書謝阿伯梯。並以此事徧語友人。及其女馬加利馬加利。此時以阿奪常來探訪。方甚悲忿。聞此信。殊弗介意。約一來復後。包得希尼至。龍銘急出迎客。禮儀優渥。包得希尼年三十。面貌甚都。目棕色。髮黑。額圓鼻直。蓋無一處不肖拿破崙之美少年也。入室坐龍翁側。以法語道其思慕之忱。龍銘問阿伯梯起居。並詢以新編之歌。及意大利現今音樂之變革。包得希尼一一詳答。議論風生。忽語龍銘曰。吾師阿伯梯致先生書。其言及鄙人處無多。恐先生於僕之歷史。或尙未詳。今願爲先生陳一切。先生幸勿以爲可怪。而屏棄焉。僕曾投身於某秘密黨。爲官吏所知。行將搜捕。僕師阿伯梯聞之。卽謂僕法蘭西乃世界之自由國。足以避暴君汚吏之鋒。因

變姓名。易服飾。而遁逃至此。僕真名曰羅伯老。雖以告公。幸勿洩也。龍銘聞言。亦不懼。謂包曰。謹如教。僕終不敢洩。先生勿慮。包得希尼。乃續言曰。僕當日在馬。雖岳接阿伯梯先生之書。命僕投奔足下。並謂足下善奏樂。僕不肖。願貢拙技。先生其許我乎。龍銘曰。承先生不棄。僕與小女。願北面居弟子列。此間喜音律者衆。先生蒞止。吾知不數月間。行將大名鼎鼎。無賢不肖。莫不知之矣。微特先生之幸。老夫晚年得聆雅奏。亦大幸事。言畢。執包得希尼手。以表其敬愛之忱。忽又續言曰。絕技渴欲一聆。撥爐爇沉香。請爲小奏。包得希尼曰。諾。龍銘卽授之以琴。包得希尼乃坐鼓一曲。其聲泠泠。工妙入神。龍銘聞之。狂喜。請反覆奏之。喜不自禁。急出一胡弓和之。二人並奏。聲尤悅。

耳約一時稍歇。龍銘亟贊包爲能者。急遣僕呼馬加利來。馬加利自
議婚後。頗灰心世事。無意聞樂。顧此次以包得希尼故。不得不入
室。龍銘語之曰。馬加利。汝其靜聽。此絕世之音樂家時所奏之曲。爲
西馬好色之歌。其聲嗚咽若訴。若泣。馬加利聞之神魂飛越。積鬱頓
舒。曲盡一日之樂。奏罷。龍銘使馬加利拜包得希尼。二人相見。互起
敬慕。後一月。果如龍銘言。包得希尼之名驟噪於黑敏縣境中。凡學
律呂者。莫不自去其師。而拜包得希尼爲師。同就弟子之列。馬加利
至此亦大異。蓋昔日慘怛之容。雖未盡去。顧頰上則時時。靦然作微
笑。而兩目或發艷媚之光。且家中亦非若昔時之寂然無至者矣。自
是以後。馬加利雖在夢魂中。亦不禁顛倒。何則。情爲之也。

第十六章 鑄情

吾書非寫情者彼才子佳人之愛情不必一一詳道茲特言其大畧則事首尾可得也包得希尼者本亡人在本國一切器用財產且盡失之今茲情形不啻一喪家之犬也乃見馬加利以絕代佳人情深一往詎能不爲所惑包得希尼居龍銘家不數月而盡聞龍銘之謬妄且憫馬加利之受委屈將墮落而從可鄙可惡之阿奪愈憐之卽愈愛之而情之所鍾愈一結而不可復解馬加利又以包得希尼之美少年不幸而遭放逐憫其遇且憐其才深情密意正與包得希尼等包漸知女之愛己益私喜而愛馬加利之情彌深且以國事上不幸爲幸以爲變禍爲福轉危爲安皆美人賜我也包得希尼性本誠

篤。又數聞馬加利之情話。愛之益摯。日夜深思。求得娶馬加利之策。一日龍銘外出。馬加利與包得希尼共坐奏樂廳。事間旁無他人。此廳事卽彼二人初見之處也。包得希尼忽舉首顧視馬加利。馬加利見之。輒戰慄不已。包得希尼遽擲其所撫琴。趨近馬加利側。馬加利體不支。斜倚於壁。包得希尼握其手。語之曰。僕與卿遇。卿奈何。膽小如鼷。不克較他人爲果敢。而公然爲之。僕愛卿。直至夢魂。構念惟卿一人。卿詎不我愛耶。馬加利聞之。口不能言。惟閉目歛視。緊握包得希尼之手。以代答辭。包得希尼又太息曰。嗟夫。我馬加利愛情生於此。阻力見於彼。可不設法以求勝此阻力耶。得意與失意相乘。馬加利苟失意者。吾甯死不願生存於世界。龍銘先生果能許我以東牀。

之福乎。我不敢。必亦不敢言。卿其助我。其勵我。使我敢以伉儷。請於尊大人前。則幸矣。馬加利聞言。愕然曰。噫。嘻。包得希尼。子其慎之。又赧然曰。羅伯君。其恕我。包得希尼曰。我最親愛之馬加利。卿至此時。猶謂我二人。事尙宜匿。黑闇中。終不明。以告人耶。卿愛我之情。果有所不摯。而不直呼我名曰羅伯。如我之稱卿。馬加利耶。馬加利答曰。君言然。羅伯。斯時尙須祕之。勿以妾情告妾父。盍姑待之。吾當與君忍耐。以待時機。君如以爲然者。妾當爲設法。必使得遂此願。而後已。吾父心事。君不能知。惟妾獨知之耳。蓋此事誠非易易。吾父最愛妾。不忍相離。君苟公然求婚。彼必不許。此非獨吾父之心有所不安。卽妾亦胡忍遽出此。包得希尼曰。卿亦不安耶。卿誤矣。尊大人果愛卿。

則必如卿之所願欲而施一切行爲宜悉視卿之好惡以爲向背果爾則渠旣知余愛卿之誠必歡迎以爲之壻夫復奚畏馬加利曰否否吾父性情迥異常人惟其愛我乃反足使我不樂其愛實爲己而非爲妾妾知之最審且何必遠舉卽彼與先生之友誼可謂篤矣然亦自私自利之一念所致也是故使吾父而知爾我之情將以爲仇讐爲寇盜而逐客之令且不崇朝而下矣君其誌之包得希尼曰然則終不能如願耶馬加利曰然誠語君恐實有如君言者包得希尼曰然則吾二人將奈何馬加利曰姑待之否則自今以往請勿復以妾爲念包得希尼旣聞此慘怛之言不復作答惟舉女兩手至脣際頻吻之復談移時遂決意如馬加利言不告老人且益事秘密弗爲

老人所窺。測久之。龍銘竟無所覺。待包得希尼。敬禮不少。衰且未嘗。一致疑焉。然包得希尼與馬加利二人。情日益深。而彼仇恨之者。亦日益迫。蓋卽阿奪是也。初阿奪見包得希尼。卽含妒念。以白眼相加。比覩女與包有情好。其怨恨心。亦比例而增。以包得希尼美丰姿。饒才識。已斷斷不可及。則愈嫉之。每聞龍銘稱包得希尼。輒不平。雅不願聞。初見之日。卽自念曰。彼其子洵美。且都。而與絕世佳人共處。才子佳人。綺念必油然而作。容我詳偵之。我苟得其秘密。則必有以中傷之矣。自是日夜注意。卽常出入龍銘之家。刺探隱事。雖素不以音樂爲貴。而因是之故。每逢包得希尼與龍銘父女奏樂時。亦參末座。包得希尼又善歌。聲出金石。有若鳳鳴。聞者咸歎爲得未曾有。每

與馬加利歌。阿奪必目注二人之面。以察動靜。馬加利亦覺之。恆勸包得希尼勿外露。顧二人事雖甚秘。而一經阿奪搜求。瑣悉無不覺。當其既知二人確有情愫之時。決意待時機而發。以爲報復。一日晨起。忽走見龍翁乘室中無他人。謂龍銘曰。舅晨安乎。龍銘見其早至。喜曰。噫。謝汝願。汝亦安。汝來何早耶。阿奪曰。舅乎。無事不敢早來。特來盡我義務也。言時。狀甚殷勤。龍銘驚曰。義務耶。阿奪曰。然。龍銘曰。余實不解爾所謂。阿奪曰。願爲舅述之。數月前。余曾以婚事請言未畢。龍銘急儻之曰。汝亦知馬加利之力拒君。吾尙未能勸回。其意乎。阿奪曰。誠知之。舅曾言爲我徐圖。俟馬加利以爲然而後好合。蓋不欲強迫之也。龍銘曰。誠然。我今日之意仍如此。阿奪曰。余所見爲不

謬。則。表。妹。固。自。相。攸。矣。龍。銘。聞。言。如。驟。墮。五。里。霧。中。詫。問。曰。誰。誰。噫。嘻。詎。有。是。耶。言。時。面。色。盡。頰。血。上。沸。奔。其。面。阿。奪。曰。舅。乎。汝。其。聽。之。須。知。此。亦。天。定。勝。入。也。以。表。妹。之。麗。質。而。日。夕。與。若。人。相。共。處。詎。有。不。爲。之。情。動。者。乎。龍。銘。急。言。曰。來。來。請。速。告。我。適。所。指。者。誰。何。阿。奪。曰。此。甚。易。知。舅。試。思。之。果。爲。誰。非。客。君。家。之。美。少。年。乎。擊。交。良。友。非。彼。而。誰。龍。銘。曰。包。得。希。尼。耶。阿。奪。曰。然。龍。銘。哂。之。曰。阿。奪。汝。真。童。騃。包。得。希。尼。誠。實。君。子。也。且。彼。亦。何。敢。妄。爲。阿。奪。曰。舅。氏。未。之。知。耳。余。所。知。甚。審。彼。固。敢。爲。非。禮。者。老。人。至。是。身。無。所。主。不。復。能。靜。坐。愀。然。起。蹀。躩。室。中。自。言。曰。否。否。焉。有。是。苟。其。然。余。必。有。所。曉。余。非。若。裘。倫。德。君。之。昏。惑。又。不。如。白。索。羅。氏。之。愚。蒙。彼。何。敢。欺。余。哉。龍。銘。當。是。時。

尙未深信。以爲此殆阿奪不根之談耳。彼忌嫉之心深。故常耿耿。不能或釋。已而忽止於阿奪前。謂之曰。阿奪。信如君言。彼包得希尼者。誠愛馬加利矣。顧安能得我女之心。亦愛彼耶。夫男女相悅。彼以其美。此以其才。必兩相憐愛。而後固結不可解。否則視之淡然。並無才與美可見。甚或憎且不暇愛云乎哉。馬加利自我策之。必不至下儕於庸人也。阿奪曰。彼游於局中者。終無由覺悟。以吾覘之。彼二人固互爲知己也久矣。龍銘曰。嗟乎。偷我而信爲眞。言至此。忽閉口結舌。不再續言。阿奪異之。謂曰。子曷少靜。事或不至此。以我臆測。或馬加利見此樂師。竊以爲才。私心許之事。所容有。然事非不可爲者。舅第善言遺包得希尼去。則事畢矣。此策何如。龍銘方按電鈴召僕夫。漫

應曰。吾今尙不明晰。俟面訊我女可耳。阿奪急曰。若此大佳。但勿當吾面問之。凡致馬加利憂怨之事。吾甚不願見。吾心中惟一目的。卽願爲舅父女二人效犬馬之勞而已。龍銘曰。此言吾甚樂聞。爾可暫退。言已。阿奪遂去。一僕入。龍銘溫語命之曰。往請馬加利來。僕唯唯。須臾。馬加利入。語龍銘。父召兒來此耶。老人極力自鎮其怒。應曰。然。余適有言。欲與汝商權。馬加利停睇。顧老人。旣而呼曰。天乎。父何至是。面色胡頹。得勿大病將發耶。老人曰。勿惶恐。正與汝言相反。余固無恙。今日所言。與余起居無涉也。女問曰。然則父欲何言。老人至是。見女和藹之容。溫婉之聲。竟不知以何詞相對付。躊躇半晌。又無以自解。其相召之故。久之。自私之心大熾。竟一躍至其女前。作語曰。汝

非欺我太甚耶。馬加利聞言。茫然莫審其所指。蓋女以爲與包得希尼事。父必不知。且不知阿奪之告龍銘。故愕然不能對。惟目視父面。老人又言曰。是矣。汝實欺我。其誰曰不然。汝與包得希尼有情。我已知之。噫。汝之愛。渠甯謂我弗曉耶。汝將何以置我。馬加利見父大怒。意甚皇惑。痛心疾首。不知所爲。龍銘又言曰。吾兒實告我。事果有之乎。彼意大利人。何法使吾兒生愛情。吾兒曾對此人作何語。速言之。此固合於正道。願兒不先事白我。則實大謬。此人苟辱吾兒者。吾將立遣去之。女嘿然不能答。思欲明告其父。則一時實所弗敢。老人又促之。女乃曰。請待之。今晚或明日。俟父怒稍息。自當奉告。老人龍不允。必欲卽時言之。女不得已。乃曰。事誠有之。包得希尼君。自言愛余。

甚。老人聞言遽曰。咄。奸人。果然耶。又問女曰。吾兒則又何若。女曰。余亦頗愛其人。老人曰。何哉。吾兒遽至此。吁。余弗能忍。決禁絕之。女曰。此何以故。包得希尼。固望族子也。且精於律呂之學。卽吾父亦曾譽之。不絕口。謂將來必成名爲此世絕大音樂家。彼欲娶兒。亦何不可。老人曰。馬加利。汝詎不知此事必爲吾所不許。而敢擅與之結婚耶。吁。兒侮我甚。我爲家長。乃無督家之權耶。汝未得吾許可。輒以身許人。慎矣。吾焉能一任汝所爲。而漠然視之。自此以後。吾永不願包得希尼。投足吾室。吾門以內。斷不容是人也。老人言次。憤氣不能平。起立。槌椅。桌上有磁盆。價值昂貴。舉而擲地碎之。女駭絕。不敢言。痛哭失聲。遽仆椅上。老人見之。則又頗愧悔。旋跪女足下。以手掖之。言曰。

馬加利恕余。余心甚不快。故暴躁若此。汝其勿怒。吾兒此後。願勿再愛此意大利人也。蓋汝終不應離爾老父。而他有所適。余老矣。非兒侍膝下。胡以爲生。余待汝自謂不薄。汝之所欲。吾必與汝。汝焉能離我而遠嫁。吾兒恕余。余明日卽攜兒出游。至山川明媚之國。若意大利等處。何如。言至此。急自改曰。否否。余不欲至意大利。或遊日耳曼與瑞士。亦未嘗不可。彼時。汝始知漫遊之足樂也。老人語畢。微笑。吻親女額。女終無言。淚流不止。老人曰。爾不以吾言爲然耶。吾言誠懇。奈何貌視之。汝幸勿以此意大利人爲念。女不能忍。嘖嘖而言曰。當阿奪求婚之日。父已許我自擇快婿。故吾出此耳。老人曰。然。余或有此言。然吾當時。安知兒實行斯言。且若是之速。夫吾亦何嘗不許汝。

擇壻。顧今非其時耳。兒尙未至二十嫁期也。且吾第一義。不欲汝嫁他國人。汝須識之。此其是非。不待辯而自明。第二義則包得希尼實非兒佳偶。余知之最稔。女曰。余實深愛之。余心目中更無第二人矣。彼之名。余亦已銘心刻骨。永不能忘。老人曰。彼不名包得希尼。汝知之乎。女曰。知之。彼已以本名告我。並言所以放逐出國之故。彼固無一事不我告也。曰。監禁十年之罪。彼告爾乎。曰。告我。曰。然則汝明知其爲無君黨。而欲委身事之乎。女不答。老人復大怒曰。否否。余決計不汝許。言已默然。忽包得希尼啟扉入。老人急呵之曰。汝至此何爲。卽欲趨至包側。女牽其衣。不聽。老人行。包不知其情。止步觀。父若女。意詫甚。老人告包曰。吾儕正論汝事。吁。汝至吾家。談音樂乎。抑別有

所事乎。余殊不審。今則下逐客令矣。去去。勿少留。包至是始悟其意。尙欲有言。老人止之曰。去休。遂呼其本名曰羅伯。汝未聞我命耶。女呼曰。父乎。語未畢。包謂之曰。勿言。因愛卿故。余能忍受尊大人之侮辱。余其行矣。上帝赦此老可也。遂行及門。掉首一覘其所愛者。老人見樂師意態鎮定。大奇之。哂曰。汝言上帝赦我耶。二十四小時中。汝不離此者。余不汝赦。包曰。吁。先生慎之。不然。余甯不能忘汝之老而飽。以吾之拳脚乎。言畢。復入室。龍銘時爲愛女所執。力脫之一躍而前。身迅如飛鳥。以手撞包。得希尼面。幾爲所傷。幸馬加利引其手。遮立二人之間。力爲排解。時阿奪尙匿室中。聞爭鬪聲。急與一僕夫排扉入。包大憤。而無如何。目光閃閃視老人。阿奪與僕夫力阻之。不聽。

其前女亦勸止老人。又以目注包得希尼之面。故包雖被大羞。懷大憤。而終不忍不暫斂其鋒。移時乃去。行及膳堂。大言曰。龍銘先生。君今日辱我太甚。余必取汝之血以洗吾恥。此仇當十年不忘。汝其志之。女方大號。而包已渺矣。是時龍銘但知己大獲勝利。可幸可賀。不復計及女之悲慘。與包得希尼之誓言。久之。女僕入。命督其女。遂攜阿奪之手。共出此室。雖馬加利尙昏臥椅上。竟無憐憫之意焉。二人散步花園中。呼吸清氣。喜形於色。馬加利旋亦歸私室。念包得希尼受此大辱。必將報復。如彼其人。烏能忍氣吞聲。而嘿嘿以去者。然則吾與彼之交情。將從此絕矣。又思以包之多情。及其愛我之深。直欲舍其生命而弗顧。以若是情人。而一旦被辱至此。能勿令人痛心疾。

首也。既而哭曰。嗟夫。羅伯君。若此。惟我故之。以我罪大矣。自怨自艾者。久之。忽以巾拭淚。容光大異。取紙筆作書。付小婢。命卽授包。婢以女與彼情密。故立致之。時包得希尼方閉門獨居。籌所以對待之法。婢入。包讀其書曰。『羅伯。吾父小有侮辱。君豈卽圖報復耶。望恕而忘之。妾終以此身爲酬報。幸許妾請爲爾婦。雖然。其將以何法與君偕乎。』包讀箋喜且驕。靜思片晌。乃作書以報。

第十七章 夜遁

龍氏宅有二門。一通馬路。一通花園。通花園之門。頗幽寂。黃昏以後。卽無行人。包得希尼答書中。約於是夜十一時。遲女於此。以謀偕遁。又料此函一發。女必允從。遂促裝以待。既畢。出清宿負。並雇一車兩。

馬告主人。謂以教會事。將有依迫納之行。旦日必抵其地。不可稍誤。命彼十時有半。卽至所居候己。諸事具備。遂入食肆晚膳。遇數人。皆己所素識者。殷殷相語。則己與龍氏爭競事。彼等尙未知竊自慰。同時馬加利女郎。亦陰理行李。及夜。女與父晚膳時。老人嘿不一語。膳畢。各散。鐘鳴十下。屏小婢。以母肖像。及己之金珠銀幣。納一小匣中。作一書。以遺龍銘。書曰。

嗚呼。吾父。父辱兒所愛之人。亦已甚矣。彼去後。必力圖所以報復者。冀一雪此恥。此不待智者而決也。兒於是欲求兩全之策。而無如之何。惟有舍此微軀。與薄命委諸其人之。一法。父其恕兒。他日歸時。當長跪父前。請罪也。

女書已。意恍惚不自安。函箋置桌上。愀然待約定之時刻。忽聞鐘聲。鏗然鳴十一下。視父房中。尙有光線熒熒然。知未睡。對之表敬禮。以代握別。遂取一外套圍其身。啟房門。自小扉出。遠近洞黑無光。絕無知者。及大門。輕啟之。蓋日間預竊其管鑰。故此行一無所阻也。既出門。更無暇反扃其戶。放足狂奔。氣力已竭。幸包已預伏門外。直前掖之曰。馬加利來乎。女曰。羅伯來矣。包抱女如提嬰兒。迅奔入車中。未遇一人。御者鞭驅之。遂行。車中僅二人。兩馬又絕健。行甚疾。女既入車。不復能自支。仆於重茵之上。包跪其前。二人嘿然無一語。比及山路。車行稍緩。包見女啜泣甚哀。執手慰之曰。馬加利。余必不使卿不安。余豈負心者。意中但知愛卿耳。雖然。余覩卿哭。殊不能自安。余甯

犧牲此愛戀之情。來路匪遙。卿欲歸乎。則此時尙可爲力。苟欲歸者。我甯送卿至門下。握別而去。余將一去不返。誓不再見卿與老父。卿之哭泣。余何以堪。馬加利引包得希尼手。及胸前。答曰。羅伯。余爲君婦矣。余固愛君無他者也。包遂無言。詰朝六時。遂抵巴黎。包固無意久居巴黎者。但欲少留於此。以待龍銘之自悔。召女歸而許婚耳。馬加利又作上父書。詞意甚決。並告以通信之地。包則往見黨人談會中情形。知意大利政府辦理會黨事已漸懈。居巴黎可以無畏矣。居七日。龍銘無復書。包亦置之不復念及。自出而謀生計。以供其婦。於是出那德旅館。自租小屋於東路。約半月。馬加利得婢書。謂女逃後。龍銘憤恨之心。較憐惜之心爲重。即馬加利留書。彼亦弗閱。告人則

言遣女至福樂倫地省親。自女逃後。老人閉門謝客。即姪來亦弗接見。僕人中苟有談及馬加利者。皆被斥。馬加利自得此簡。更一心惟包是賴。不敢再念其父。包得尺書介紹。依某寺之僧曰目海。目海厚遇之。使包授徒。學者頗衆。生計漸豐。馬加利每自掩其思家之痛楚。以娛包。且終日不外出。常在家爲包理家政。逮好彌敦夫婦兩人遂靡日不以笑容相對。包時惟有一事耿耿在心。卽二人結婚事也。蓋二人不能卽時成婚。實因馬加利年未二十。無請命於其家之權。及包得希尼之被逐於國。尙無一定明文。未知所之。長夏畢。俄已秋初。包旣授徒。暇與情人同居。享閨房之樂。意甚安帖。一日友忽至。附耳言曰。君必速行。否且無及。余適自外務大臣處得一秘密消息。謂政

府已允許捕君。包雖勇健絕倫。聞此言。亦戰栗不已。蓋彼於己之生死。雖不計。顧不能不爲其情人計。又念己若逃去。將何以置馬加利女郎。遂悉以告女。女曰。羅伯婦從夫行。不亦善乎。二人遂於數小時內。附汽車。抵海福。包擬作美國行。以告女。女若變色。蓋女雖不言。而心中竊竊念。老父未嘗或釋。尤引領以待其恕。己以爲吾實老人之獨女。老人縱一時憤恨。久必念余而恕其罪。且老人非他人之比。脫彼一旦病重。或至於死。此等時。吾皆欲見之。並立其左右。若爲新世界之游。則見父面時。必少矣。且更有一故。包亦勸其弗行。蓋女已孕數月。行將分娩。有爲人母之望。以弱質女子。焉能耐此風塵。領長途之苦況。籌思久之。包遂暫不往美洲。而留於海福。馬加利則獨返巴

黎使官吏疑包已逃去。以弛其捕。同時又遣人往意大利運動。苟得消釋政府之苛罰。則不必赴美。居法亦安。此上策也。議定。包於是作一簡與目海牧師。實告之故。馬加利既返巴黎。卽與牧師商議。賃居瑪瑙路十三號。此其已往之大略情形也。吾乃更敘馬加利居獄中時。

第十八章 口供

馬加利自居囹圄中。困苦特甚。言之可傷。蓋邑宰暴虐。不許見人。自醫生及看護婦外。不許一人出入其室。馬加利獄室。在三層樓上。與看護婦居相近。室頗大。有窗以入光線與空氣。中有一牀。一桌。二椅。一磁爐。女一人子焉。囚此。悽惻可知。此苦况蓋爲情所悞也。女入獄

後忽有人以二十元爲女贖獄卒。桎梏遂得少舒。供具亦較前爲優。馬加利又以受驚故。發狂譫語。醫生言恐成腦熱病。勢甚可虞。半月。中女實居危險之地。瀕死者數。阿奪至。往見獄卒曰。余初不敢必表。妹之有罪與否。惟一事不能置懷。則此女之父。卽余之舅父也。敢請善視其人。凡有所須。必立畀之。其費用余皆願爲之籌辦也。阿奪又日必一至獄。問女起居。故獄中人咸以善阿奪稱之。阿奪更善葬馬加利之亡兒。人見之。咸稱道弗置。或面譽阿奪。阿奪紅暈上頰。赧然曰。固應爾。爾余知此女必無罪行。將出獄。恢復其自由。而往哭諸其亡兒之墓。吾焉敢不葬此嬰兒於玫瑰花之下哉。一日。醫生忽言馬加利病已瘳。然其身雖安。而其心實未安也。馬加利每念及投水之

日。卽。哭。曰。吁。吾。愛。女。言。已。咽。哽。不。能。聲。悲。楚。萬。狀。獄。卒。言。女。郎。在。此。非。他。將。以。待。審。判。耳。久。之。女。體。漸。平。復。傳。默。不。能。待。親。至。獄。室。中。見。之。以。爲。余。之。才。智。親。訪。此。犯。於。獄。必。易。得。其。情。入。室。女。初。不。能。識。聞。聲。始。憶。及。邑。宰。曰。女。郎。請。以。誠。語。語。我。此。事。究。若。何。女。曰。何。事。耶。妾。殊。弗。審。爲。何。事。曰。汝。知。汝。父。之。來。巴。黎。否。乎。曰。未。也。父。弗。答。余。書。余。亦。不。思。再。見。其。人。曰。龍。銘。知。汝。居。址。否。曰。余。函。告。之。曰。汝。以。戴。梭。入。室。之。法。告。之。否。曰。未。也。曰。然。則。彼。何。以。知。此。曰。不。知。曰。汝。必。以。此。告。包。得。希。尼。矣。曰。然。余。實。有。此。事。曰。扣。門。之。法。殆。必。爲。包。得。希。尼。洩。之。於。老。人。由。是。觀。之。殺。人。者。非。他。蓋。包。也。不。然。龍。銘。焉。得。入。此。室。馬。加。利。聞。言。駭。絕。殆。無。人。色。哭。失。聲。不。知。所。謂。忽。語。邑。宰。曰。先。生。其。舍。我。

而去矣。我將不再與子言。傅默曰：汝知包得希尼安在。曰：不知。邑宰又曰：汝幸勿速我去。誠告汝人以此事而反對汝者良多。將來恐無好結果。女嘿嘿無一語。傅默既去。女於是始呻曰：吁！上帝降鑒其救我。允我所求。但罰我一人。勿波及其他也。後數日。傅默又偕其書記來。女答如前。又數月。女病良已。傅復至。女如前答之。傅默將行。謂女曰：女郎其審之。此實鄙人之職也。今以告子。子而不言。將不利於子。女郎病痊矣。可即聘狀師爲女郎辯護。行將攜女郎至公庭。開正式之審判。女應諾。傅又曰：以吾觀之。殺人者。舍包外更無第二人者。子須審之。吾意子必知情耳。傅默數數遭失敗。既歸。意殊嗒喪。忽一客投刺入。審其名。包威廉也。肅客入。客曰：余此來。君將異之。然而君必

感我也。苟無我，且莫能得龍銘之名。曰：余知之。君且從井救人，否則馬加利早畢命。吾感足下甚。大德決不敢忘。客曰：請詳述來意。馬加利今方囚囹圄中。余瞻敢問君：此人究有罪否？傅默曰：余亦請明白言之。彼於此殺人案，必知情。特包爲其正犯耳。余見其嘿嘿不悟，祕之，惟恐弗深。則益知我言之確切，不可易也。曰：君能姑舍此一案，而稍待乎？曰：不能。苟余如此，則余爲溺職矣。客曰：雖然，此事余實不能漠然置之。倘君能假余數星期，余必爲此女證明其無罪。傅默曰：先生意良善。雖然，吾恐先生殆因感情，有以致此。第吾則知此事已成鐵案。所少者，女之親供而已。吾輩讀書二十年，爲官三十載，掛名仕版，聽訟公庭，更事多矣。夫豈夢夢者比？吾輩辦事，但知就事論事，不

必。以。哀。矜。爲。懷。誰。復。敢。少。徇。私。情。者。言。至。此。起。立。意。如。速。客。卽。去。者。客。知。之。卽。起。告。別。言。曰。余。今。不。更。執。前。說。丐。足。下。矣。行。再。來。耳。今。余。有。一。事。將。赴。美。洲。惟。審。判。此。案。時。必。更。來。此。主。人。曰。謝。君。言。吾。將。在。公。庭。對。衆。宣。讀。之。客。遂。去。有。頃。羅。超。大。律。師。之。宅。有。客。欸。門。入。卽。包。威。廉。也。留。室。中。者。久。之。與。律。師。刺。刺。語。不。止。去。時。面。無。憂。容。亦。無。喜。色。揚。揚。如。平。時。云。翌。晨。馬。加。利。得。一。書。書。記。爲。之。拆。讀。文。曰。

馬。加。利。女。士。鑒。二。月。前。僕。曾。告。君。勿。憂。今。茲。無。他。仍。以。此。語。相。告。耳。設。君。感。念。及。救。命。之。德。而。思。報。之。則。望。少。聽。言。足。矣。余。代。君。請。羅。超。大。律。師。爲。君。辯。護。尙。可。無。害。余。暫。去。卽。歸。耳。包。威。廉。上。

女。讀。畢。詫。曰。伊。何。人。伊。何。人。此。何。關。乃。公。事。且。余。亦。烏。用。是。辯。護。爲。

哉。余不樂聞。雖然。余不可負作書人之意。乃柬招律師。律師至。女頗表歡迎之意。律師親案牘二十五載矣。大名鼎鼎。罔不知之。其才智過常人。何止百倍。彼遇案件。畧一深思。即能洞燭其隱。貌怪僻。大異乎俗子。淺人。二目尤奇。當爭辯之時。以一目視。與辯者銳利。若電一目。則注爲己所敗者。以管束之。人人敬且憚。號曰舌劍。其所辦案件之多。不可以僂指數。但頗自高。其位置擇案。綦苛不當。其意者。輒去之不顧。非如他人之獒狗隨吠也。馬加利一案。彼甘自効力。則此案勝負。已不俟卜筮而知。律師與馬加利談良久。旣別去。馬加利心稍安。不似從前之驚懼矣。後此律師常常視馬加利。一月後。獄卒忽偕一客來獄中。女不識爲誰。蓋公庭中人也。以證人名單示女。細閱之。

見阿奪名憶及前事。不勝痛楚。又細審。不見包威廉名。小語曰。吁。此公苟離我而去。當時胡又力拯余於河中。救人而不終救之耶。又數日。六月五號。晨鐘九下。爲審判將近之期。獄卒命女預備出獄。女更衣畢。與看護婦及一巡士乘車而出。一獄官待於門外。此人頗有才。能年少心熱。有善人之目。名曰柏華。迎馬加利甚恭。謂女曰。律法上命予先以詢君。不知君肯答余所問否。女告曰。余實不知所答。因余並不知情也。獄官曰。君既不願答。余卽不再奉詢。余深望君自知所居地位之危耳。遂命獄卒送之入。越五日。六月九號矣。又一人來以原告言告女。次日。卽至公堂。實行審判云。

第十九章 審判

巴黎地大物博。品類不齊。故新奇之事。日出而不窮。居民習見。以爲常。遂亦忘焉。璫路前日之奇案矣。忽報章闕傳其事。謂將於六月十號審判。人始復憶及之。以此事離奇。死者之女。將於此日受審。判於公堂。聞者莫不欲一觀其事。是日。觀者麇集。環立如堵。牆梅思蘭固在座。而偵探皮各。亦遙立探望。甲必丹馬且。亦戎衣而來。俄而一童子。已取血衣及死者一切瑣物。及官吏來往公牘。置桌上。且嚴扃於匣。意甚秘密。栢華先入。參贊繼之。大律師羅超亦從容至。衆視綫遽集其人。審官命曰。開審之時至矣。邑宰曰。飭先召被告上。卽有人招之。須臾至。見馬加利顏色憔悴。衣黑衣。狀更慘淡。淚熒熒然。足輒不能久立。巡士設一座於律師羅超後。命女坐。律師與附耳語。不數言。

而止。衆莫之聞。審官先詢女名姓年齡。及生長何地。女一一自陳。栢華乃曰。今請以控汝意爲汝宣言。汝其善自保衛。遂命書記宣讀逮捕狀。及控女文。其逮捕狀之末節曰。今吾人一再詳察。遂深信此案之不利於包得希尼及馬加利女郎。以彼實有殺龍銘之確據在也。是以先提女郎赴公堂審判。又另讀控女文曰。三月三號之夕。瑪瑙路第十三號宅中。忽遇一殺人事。此兇犯手段頗精密。左右居鄰夜中迄未聞聲息。翌晨七句鐘。居二層樓之婦人。卽塞畢西夫人者。始見之。被殺者爲一老人。年六十許。身受二傷。官吏卽時往勘。殊不疑及居此家者。衆亦莫識死者爲誰氏。及殺人者何名。宅有一人。郵局書記是也。名曰戴梭。每深夜歸家。有特別款門法。殺人者及被殺者。

必預審此。故能入宅。但其中情節。絕不可曉。已而探悉死者名曰龍銘。又得其居址。再偵之。知其女曰馬加利。曾與情人包得希尼偕遁。共至巴黎。久之。遂無跡兆。約一月。邑宰又探悉馬加利。卽居於瑪璣路十三號。實其父被殺之家。女改名貝納。故人不之知。及搜得與包得希尼往來函札。始知馬加利以私入此宅。法告包得希尼。而包得希尼嘗切齒龍銘。思爲報復計。而未得其當。由是推之。殆包得希尼必預匿宅中。或數日於茲。待老人之至。以實行其謀殺事。而其匿處。卽在戴梭所居空室中也。三月三號之夕。老人果至。將與馬加利乞和。比及寢門。方欲設法入室。包忽躍下。突刺殺之。遂匿於馬加利室中。待機而逸。因馬加利方病。法律上不容卽搜其室故也。後馬加利

見事機將敗露而謀殺親父。罪大惡極。爲法律所不容。故投水自殺。將以逃法律之誅。而因是之故。其罪乃益彰明。而較著龍銘自與女勃谿。後女不念其父。遁至巴黎。而其父則猶不能不念之。此次之來。殆將以慰解其女。而不意遽被兇人之慘殺。亦可傷矣。又當拘馬加利時。彼竟敢抱其初生之子。同投河中。殘忍至此。夫復何言。是直罪上加罪矣。幸爲他人救起。嚴禁獄中。以迄於今。終不使倖逃乎法網。質言之。則包得希尼爲正犯。而馬加利實爲從犯。法律具在。可據而定其罪也。書記員宣讀時。衆皆頃耳靜聽。馬加利亦默默無聲。及聞父子勃谿之言。至爲悲楚。以手蔽面而哭。書記員宣讀畢。又誦證人之名。始少舉其首。及聞其表兄阿奪之名。則又紅潮上頰。意緒不堪。

官呼之方起。邑宰曰：馬加利。余今訊汝。汝須明白答我。勿復隱諱。汝今日斷不能如前此之默爾不言矣。汝之律師想已以此言告汝。汝卽疲弱可坐言之。馬加利遂坐。於是邑宰以其離家後情形逐一詢問。馬加利一一告之。不稍諱。惟問至殺人一夕事。則仍嘿然。謂一無所知。邑宰又問曰：然則三月三號之夕。汝未知包得希尼來巴黎乎。曰：余確知其不在巴黎。曰：彼在何所。曰：不知。曰：爾時彼留法國乎。抑已出居於他國乎。曰：不知。曰：此不書年月之秘札。汝謂皆四个月前所寄者。胡此後更不得一函。包四月不通問於汝。豈理也哉。曰：余亦不審其故。邑宰曰：此人愛汝甚。安得數月不與汝一通音耗。此中必有其故。且彼最後一函明明謂將抵巴黎。或彼已早來此矣。或此外尙

有數函而汝因與斯案有關係故碎之耳。曰：余未嘗碎一函。余並不知包有書寄余。女言畢，低首拈帶，更無他語。於是邑宰以嚴厲之言告之曰：汝欲嘿乎？陪審員必因此而定汝罪矣。邑宰遂舍馬加利而聽各證人之言。既畢，乃啟視老人物。馬加利見其父血衣痛哭失聲。邑宰以兇刀問戴梭曰：汝識此刀乎？曰：識之。此我物也。曰：汝閉門出時，此物實在室中耶？曰：然。余置抽屜中，憶之甚悉。余之出，必鎖其扉，以鑰置席下。官又曰：汝曾以款門法告他人乎？曰：否。余以爲止房主知之耳。戴梭證畢，醫生卽以死者情狀對衆述之。蓋彼之義務，只須言死者一人之事。至於原告被告，皆於彼無與也。其語陪審員之言曰：余驗龍銘尸，見其年約六十五至七十之數，體胖甚。余驗尸時，距

此人之死。已二十四小時。故已僵硬。小腹與頸上等處。傷頗重。足致其死。其右手有微傷。似爲刀所割。其身傷亦皆係刀割痕。此刀鋒甚銳利。第一傷在右牙牀下。其勢漸入漸下。傷口作橢圓形。細視之。知刀自前向後刺入也。此傷頗膚淺。不爲害。惟小腹上有一重大之傷。刀尖向左而入。流血甚多。血管盡被割斷。驗其肺。作灰色。其心已空。惟右房略有血。胃中食物已消化。余以爲此人之死。乃係割斷其輸血管。有以致之。凡殺人者。每施刀於頸與腹下。而此尸實符此例。故知其確係被人謀殺也。由是冥想其情形。必兇犯先自後刺其頸。不死。復出其前。刺刃小腹。可無疑也。至於右手一傷。必老人思自護衛。觸刀所致。此事必在晚餐後四五下鐘。醫生述至此。問官乃呼皮各

及德芳旅館之書記。一一詢問畢。原告律師遂起而言曰。余從未見女子而爲此可慘事者。此女爲情慾所迷。以至無惡不作。才智適足濟其奸。甯不大可痛恨乎。諸君聽之。余將明言其事。律師遂述女自幼之歷史。以及與情人偕逃之事。並設計以殺老人。言至重要處。復請衆人留意以聽其言。且曰。諸君乎。余洞見此中情形矣。三月三號之夕。龍銘老人。以馬加利所告款門法。入第十三號室中。甫登樓。欲入房。而包得希尼自後出。刃殺之。卽匿於馬加利房中。俟機以逸。此女以戀愛情夫。故輒敢隱其殺父之仇。人甯非罪大惡極耶。故今日包得希尼之罪。人所共喻。不煩余贅述。余今止言馬加利通謀以殺龍銘及反對此女之事而已。事後馬加利意不自安。思乘間而逃。以

免拘捕。既弗及。乃投河自殺。彼之出此。其罪尤有甚焉。蓋彼非徒自殺。且并欲殺其初生之子。其居心尙可問耶。人各有其責任。余反對女之責任。卽在此。言已畢。惟官長察之。馬加利聞言。哭隤於地。曰。上帝恕余。余亡矣。防衛者掖之起。引入別室。羅超律師語馬加利。幸勿憂。其語音甚決。馬加利注視其面。似甚奇之。忽有人遞一簡至。授原告律師。律師啟讀之。文曰。余適抵此。且不獨余一人。至深願余此來之。不太遲也。

第二十章 偵探之言

馬加利既去。問官與陪審諸員聚而研究此案。逐件推求。互相辯論。至一小時之久。然後復招被告入。原告律師忽起而言曰。余有一言。

欲陳說可乎。問官曰：可。衆皆傾耳。乃曰：一時前吾言極力反對被告。此實吾之天職。不得不爾。且吾敢自信所言之不誣。故決然以出諸吾口。而無所諱。蓋吾輩之辦事務。貴能求得其真相。得真相。即吾輩之光榮也。顧余今尙欲一言者。則亦有故。此案中更有一至要之證人。今甫到此。非他。卽助吾等以探獲龍銘。又救馬加利於水之人也。頃至巴黎。聞其事。卽來此。自願爲此案證人。望允之。其人蓋包其姓。威廉其名者也。問官曰：傳之入。衆見之。皆大驚。偵探皮各及梅思蘭爲尤甚。問官曰：請先生一述所見。且亦無須發誓也。先生何名。客曰：余名包威廉。問官曰：何業。曰：偵探。余乃美國紐約之偵探長也。衆聞言益大奇。相顧動色。問官肅然起敬曰：包威廉先生幸見教。爲衆陪。

審員詳述所見。包乃歷願陪審員而言曰。諸位長官諦聽之。余因承辦一要案。奉我政府命令至此。小作勾留。僦居於瑪瑙路德芳旅館。居二月之久。所承辦之事將告畢。可無須自匿其踪跡矣。一夕。余默坐幽齋。忽聞鄰室歎息聲。余性固好奇。不能耐。因起而竊聽。其語略聞其人喃喃自語曰。然。余極欲一見此女。恕其前愆。而抱諸懷中。一如其幼時之形狀耳。自後每夕必聞此人作此語。余知此人胸中必蘊藏大戚。深憂不可告人之酸楚。故顛倒日誦此數言。一似曾櫻心疾者。詢役夫知其名曰戴。作施纔到此數日。至二月中旬。余又探之。知其少出門。弗與人交涉。終日鬱鬱。若有所失。余因推知此人實以家禍非常。以至於此。及與之遇。察其神意。則似其心中方計畫一事。

欲得當施行。余乃揭去壁紙少許。日窺察其動靜。約半月。而彼所嘿計及其所作爲。吾已略審之。余述此種瑣屑事。恐諸長官不欲聞也。然吾欲揭此事之底蘊。使昭昭悉呈於公衆之前。如日月之當空。則又奚敢畏詞費哉。惟希見諒。問官曰。幸先生詳言之。勿有所顧忌。吾等皆息心而聽也。當是時。大衆皆嘿然靜坐。側耳以聆其言。羅超律師則舉筆錄其重要之言於小冊。蓋羅是日赴公庭。凡問官及原被告所問答。靡不一一詳書之也。斯時馬加利女郎。則兩目緊注包威廉。至爲迫切。包威廉乃續言曰。此半月。中余既知老人心事。交戰及悲喜之起伏。又知其家禍之原因。實由其女而起。且此老性質執拗。而驕。彼心中雖極欲一見其女。而又不欲使他人知之。不然。彼與馬

加。利。相。距。甚。近。胡。不。可。於。青。天。白。日。中。往。款。其。關。公。然。見。之。而。彼。固。不。欲。若。是。也。彼。之。出。必。以。深。夜。余。常。竊。矚。其。出。門。至。十。三。號。門。下。伸。手。按。電。鈴。將。及。鈴。卽。又。不。按。每。夕。如。此。蓋。非。一。次。矣。旣。歸。更。啟。窗。以。窺。十。三。號。一。夕。適。見。郵。局。書。記。之。動。作。又。竊。伺。數。夕。竟。得。其。款。扉。之。法。蓋。此。路。荒。寂。絕。無。行。人。故。易。於。窺。視。老。人。旣。探。得。戴。梭。款。扉。之。法。又。見。其。入。室。後。未。嘗。一。遇。主。人。則。大。喜。決。計。以。此。法。潛。入。圖。一。見。其。女。馬。加。利。女。郎。以。余。度。之。彼。或。預。詢。郵。童。知。三。月。三。號。之。夕。戴。梭。將。不。歸。遂。以。此。夕。子。身。往。以。上。所。言。皆。係。事。實。爲。余。所。目。擊。者。以。下。則。半。由。臆。度。得。之。與。上。所。述。似。有。不。同。三。月。三。號。之。夕。九。下。鐘。老。人。曾。返。寓。以。彼。已。買。得。晚。報。一。紙。故。也。彼。二。次。出。門。當。在。十。時。或。十。一。時。

之間。既抵十三號宅。如法款門。門啟。遂入。是夜薄雲在天。月光暗淡。不明。戴作施乘黑登樓。既抵馬加利室外時。心不能不動。徘徊不前。欲款扉而止者數四。約數分鐘。或半時之久。忽聞樓下有聲。恐爲人見。因而被拘。遂急至四層樓上。立於戴梭門外。以聽。問官聽至此。卽詰問曰。汝烏知之。笑曰。此事甚確。初非臆斷者。余將爲諸君證明之。乃續曰。戴梭門外。壁上有一釘。約與人身之高等。爲主人常掛鑰匙之用。余與警察長至其處。見上。買一深棕色之物。其物在此。余寶藏之。包威廉言時。出此物以示問官。曰。倘以此與戴作施之衣相比較。可知卽自彼衣袖間裂下之碎片也。余緣是。遂知此老曾一至第四層樓。官驗視畢。以授陪審員。曰。誠不謬。遂問包威廉曰。汝以爲緣何

而其衣爲釘所碎乎。包威廉曰：事甚明。老人自匿於此。心緒勞如。乃倚門立。悞觸此釘。致毀其袖。彼知戴梭未歸。遂入其室。將少憩。乃坐於近門之椅。二臂倚桌。以掌扶首。腦筋震蕩。不復自主。忽觸一刀。遂取以爲衛。蓋此老忽自思。苟遇居停。以己爲賊者。當以刀駭之。或遇包得希尼。則必殺之。以洩忿。彼旣得刀。心氣斗壯。驟起出室。匆匆下樓。而斯時。月色益昏。黑舉手不見其掌。行步維艱。心中則思潮起。落萬千丈熱血。上湧如水。沸鼎乃徐倚壁而下。忽手中刀誤觸首部。傷其頸。彼大懼。急以手撫之。且捫壁以走。遂遺一血痕於三層樓壁間。旣抵馬加利所居室。猛舉首見門外所懸衣。因風微動。有如人影。遽疑此爲包得希尼之伺己也。突躍前刺之。刀去覺空。無所有。大怪。

之一時百脈騰沸。悉奔注其腦中。遂昏。督而欲倒矣。蓋吾曾一驗。視所懸之衣。上有刀痕。故知其爲此老人。旣不支。適倒身。樓梯之前。自梯滾下。手中尙緊握利刃。不肯釋。比及梯底。其右腹正向下。適壓利刃尖鋒。遂自小腹右部直刺入。因以致命。大衆聞此最後之言。不禁鼓掌稱奇。萬目皆專注此。最精明最智慧之偉人。而察其神意。一時公堂之上。問官以及律師等。咸歡欣鼓舞。共賀此案之已得真際。爲之大快。馬加利方背坐。痛哭至此。亦回首注目。以向包威廉。表其謝意。惟一人。顏色慘變。悵悵若失者。久之。則女之表兄阿奪也。包威廉則嘿然而坐。無喜色。亦無驕容。神意直與平時無少異。少頃。問官命衆勿譁。以待其言。乃轉謂色威廉曰。先生於此案。大有發明。語語多

中其窳。歎。欽。佩。實。深。雖。然。請。問。先。生。尙。有。他。言。足。以。證。此。言。之。非。謬。
否。客。曰。吾。尙。有。言。然。須。公。堂。上。更。假。我。數。分。鐘。時。吾。當。爲。諸。君。一。剖。
之。問。官。曰。可。包。威。廉。曰。龍。銘。老。人。致。死。情。形。余。旣。測。知。其。大。概。顧。余。
猶。有。一。言。不。得。不。質。諸。醫。生。者。遂。問。醫。生。曰。先。生。驗。龍。銘。尸。覺。其。人。
性。情。或。近。於。躁。急。否。醫。生。曰。余。驗。其。身。似。有。性。情。躁。急。之。病。如。先。生。
言。曰。然。則。如。彼。其。人。當。其。手。執。利。刃。迫。促。下。樓。之。時。或。易。割。傷。其。頸。
部。否。曰。事。所。必。有。且。察。其。神。情。亦。殊。似。偵。探。曰。倘。右。腹。之。傷。爲。他。人。
所。刺。者。則。未。必。卽。時。氣。絕。或。尙。能。逃。行。數。武。口。中。呼。救。君。以。爲。然。否。
醫。生。曰。然。此。傷。固。不。能。立。致。死。也。曰。然。則。先。生。亦。以。死。尸。流。血。較。生。
人。爲。少。一。語。爲。足。信。乎。曰。此。科。學。中。發。明。之。公。例。烏。得。弗。信。包。威。廉。

於是謂醫生曰。吾所欲詢於先生者。止此已足。敬謝先生答余所問。乃謂問宮等曰。公等聽諸荀龍氏而爲人謀殺者。甯有不極力逃命。而大聲以呼救者乎。今觀此。彼固死於被刺之所也。距尸身所臥處。數步以外。卽無一點血迹。可爲明證。由此觀之。則此人之死。非被謀殺。蓋可卜也。吾聞其身旁之時。計止於十二點三十五分間。此時計之停。因其下跌致之。即其下跌與斃命之時也。苟彼受刃而尙生。則自其所臥處察之。必呼救逃走。遺血他所。且氣未絕而流血必多。今皆不然。則知其下跌時。蓋已死矣。今以此爲未足乎。則請更求其他以爲之證。倘命此名醫剖死者之腦。察其血紋。將必知其爲無意中之自殺。可立決也。抑余尙有言。假使龍銘而爲人所殺。而殺之者爲

包得希尼。如阿奪所言。則吾又能證其非是。蓋余之救馬加利於水也。偶拾得一照片。卽包得希尼之肖像。而遺自此女胸前囊中者。余謹藏之。旋卽往訪阿奪。知介紹包得希尼於龍銘者。爲意大利有名之大音樂家。曰阿伯梯。余卽至拿崙螺獅。見阿伯梯其人。始訪悉包得希尼。實名羅伯老。爲意大利政府定罪。監禁十年。遂逃往紐約。余又去而之美。輾轉訪得其人。就詢之。彼顧茫然不之曉。蓋彼方以馬加利音問久絕。欲來探訪。余語以此間事。彼大驚。卽日束裝偕余來。此言次。又自身畔出一紙。曰。此卽爲其三月三號已抵紐約之確證。上有邑令及法國領事所簽之押。可呈驗也。遂以紙呈邑宰。察視無訛。轉授公堂律師。包威廉續言曰。余本欲於未開審以前。來此。因海

中風浪大作。遂至失期。今午一點鐘。方抵巴黎。今包得希尼尙遲於門外。請公等傳之入。以憑發落可也。問官於是向公庭律師。立而自表其意見。律師者。公平正直人也。立廢其前此控被告之狀詞。且謂馬加利實無罪。惟包得希尼引誘馬加利。似宜有以懲之云云。被告律師亦起而宣言曰。此案之發明。實出自包廉威先生一人之力。既奮身入水。救馬加利於先。更出其非常之才智。以研究於後。不憚辛苦。歷求證據。而此案於以大明。吾輩皆深表謝意。今龍銘所以致死之故。包威廉先生既詳言之。衡情度理。名論不刊。吾等皆確認爲信讞。顧吾猶欲一言者。則以馬加利於包得希尼事。其始終不肯告人之故。爲諸君一剖之耳。諸君始見馬加利之嘿嘿自守。不吐一詞。遂

以爲與包得希尼通謀以殺父。殆無疑義。而不知大謬。蓋當時馬加利心中。尙莫審包得希尼之所在。包得希尼雖語彼。將有紐約之行。然彼終不敢決其必往。不甯唯是。彼且疑包。或潛至寓中。適與老人相值。因而殺之。果若此。則彼爾時之憂懼。爲何如耶。更何敢一言及之。今包威廉先生自紐約至。攜有證據。爲法領事之文告。及邑令手書。謂三月三號之夕。包得希尼實居彼地。諸君亦旣信之。顧諸君或且問余。謂包與馬加利如此深情。胡得數月不通一信。則亦有故。蓋包之來信。大都託郵局留交。須女自往取之。初非直寄女寓所者。當禍作之日。女適臥病於牀。從未出門。直至一月以後。女疾始瘳。復以痛其父之慘死。又慮情夫犯罪。遂昏昏然不復憶取信事。及出門。卽

已被逮。此二人音書之所由斷也。諸君不信。盍使人往郵局一查。其書尙在。足以證明包得希尼之不在巴黎。今余爲馬加利女郎辯護事。旣已告畢。願更爲原告指控一人。此非他。卽女之表兄阿奪是也。阿奪於公衆之前。嘗立誓反對馬加利。謂女平日常與父勃谿。大逆不道。對其父毫無感情。不能盡子職。此其爲言之暴厲甚矣。顧阿奪之命意所在。諸君亦知之乎。吾嘗得其鄉人書數十。言之鑿鑿。謂龍銘者。性卞急。且執拗爲懷。好自私。不顧公益。而其女馬加利則和善如天人。大異其父。其逃也。實迫於不得已之苦衷。故但可謂之救亡。不可謂之淫奔。阿奪初欲求女爲婦。弗得。則肆毒於女。而爲洩忿營私地步。彼將以此極暴厲之言。置女死地。以爲吾爲此家近親。此家

滅絕。則其財產牛馬。舍我將誰屬哉。其存心蓋若此。諸君聽之。阿奪。縱非此案之罪人。而此案之成。阿奪實爲其原動力也。願有以懲之。言至此。衆大稱快。邑宰於是謂問官曰。如羅君言。不得不拘阿奪矣。皮各應命。立命人看守阿奪。勿使逃去。且謂警長曰。余今而後始獲得一罪人也。是時陪審官及各官均退而私議。少頃。遂釋馬加利。俾得從其情夫。共載而去。

第二十一章 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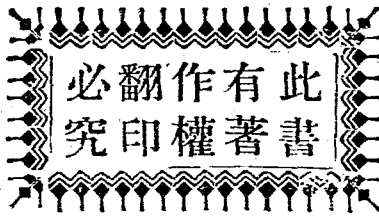
越一月一日。包得希尼赴公堂。卽坐前此馬加利所坐處。以聽官吏之判詞。公堂律師已將此案詳情研究明白。遂又廢去控包得希尼之狀。包得希尼喜而退。後二日。親詣羅超大律師處。伸謝訖。卽挈馬

加利女郎與包威廉偵探同行。共離巴黎而去。馬加利請先往其家。參其老父及母墓。然後共赴意大利結婚。遂成夫婦。阿奪則得監禁一年之罪云。

著者曰。吾今不辭詞費之譏。更爲讀者陳說一事。皮各偵探自遭此失敗後。氣爲之折。頗心服包威廉之才。顧居久之。則亦漸忘其人矣。一日忽得一函。啟視之。包威廉所貽也。其畧曰。偵探之職。無論爲何種案件。皆不可深信一方面之論。必反覆推究。使個中真相。不得遁却毫釐。而後已。勿以外形爲可信。勿謂小事而忽之。此細心之謂也。知此。則偵探之道。思過半矣。是以吾業勞心者多也。尙有一語。今爲汝告。汝其志之方不愧爲名偵探。語云。拘得十罪犯。不如救一無罪。

不。自。量。而。欲。與。之。相。角。遂。至。數。數。失。敗。不。亦。宜。哉。不。亦。宜。哉。
之。人。此。格。言。也。皮。各。讀。畢。歎。曰。斯。言。誠。金。玉。也。包。威。廉。偵。探。聖。矣。吾。

戊申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十二月三版



剖腦記 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

原著者
譯述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美國查普霖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
商務印書館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商務印書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
商務印書館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

五六七四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倫理
小說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

二册大洋九角

是書敘孝子之母爲人刺死孝子痛不欲生歷盡長途艱苦至墨西哥以覓其仇時正值墨西哥亡國之日兵荒世亂殺人如麻孝子身陷其間遭種種危難事後卒得脫報仇歸國則其未婚妻尙守貞以待遂成嘉禮情節離奇最饒趣味

義俠
小說

情俠

定價大洋三角

是書敘英國一少年其貌酷肖俄國莫斯科總督因悅一虛無黨女子故遂躬蹈巨險冒稱莫斯科總督直入其城出奇制勝卒出女子之弟於獄中而歸締姻好讀之令人怨驚忽懼忽喜又爲捧腹不止

探險
小說

七星寶石

定價大洋二角

是書敘英國一博古家性極嗜奇專事搜羅古物嘗入埃及魔谷中獲一七星寶石石爲古代女王棺中物女王有奇術雖死如生夜入博古家之室戕害之既死復甦後又取女王屍置寤室中將實行試驗俄而變作博古家竟死